

書叢科百年青新

本談題問日中

著夫乃柳

MG
D829.313
36

新 百 年 科 讀 書

中 日 問 題 讀 本

柳 乃 夫 著



上 海 一 般 書 店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六 月



3 1799 2372 1

目 錄

第一課 中日問題從何說起……………一

- 一 同文同種的意義在那裏……………一
- 二 中日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八
- 三 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什麼……………一三

第二課 怎樣研究中日問題……………一六

- 一 研究方法的重要……………一六
- 二 幾種機械的看法……………一八
- 三 應該怎樣研究中日問題……………二五

第三課 中日問題的史的考察……………四〇

一 前期的中日問題……………四一

二 後期的中日問題……………四八

三 歷史給了我們那些教訓……………六四

第四課 日本侵略中國的幾大口實……………七二

一 日本人口究竟過剩到怎樣一個程度……………七二

二 日本原料缺乏的檢討……………七九

三 什麼叫安定東亞的勢力……………八六

第五課 日本侵略中國的策略……………九五

一 『武士道』精神的復活……………九八

二 實施自相殘殺的「以華制華」政策……………一〇二

三 「糖面毒藥」的經濟提攜……………一〇八

四 一個製造「亡國奴」的口號……………一一三

第六課 中日問題在日本……………一一六

一 日本經濟的窮相……………一一六

二 愈趨法西化的混亂政局……………一二一

三 日方對中日問題的意見……………一二五

第七課 各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一三二

- 一 猶豫徬徨後的英美……………一三二
- 二 狼狽爲奸的德意……………一四三
- 三 另一種態度的蘇聯……………一四七

第八課 中日問題與太平洋……………一五一

- 一 太平洋爲什麼不和平……………一五一
- 二 太平洋的危機在那裏……………一五五
- 三 如何才能保障東亞的和平……………一五九

第九課 現階段的中日問題……………一六六

一 走上新階段的中國……………一六六

二 日本往那裏走……………一七三

三 國際關係的化演……………一七九

第十課 中日問題的前途……………一八四

一 中日問題是可能解決的嗎……………一八四

二 一個重要的關鍵……………一九四

三 光明前途的展望……………一九七

後記

第一課 中日問題從何說起

一 同文同種的意義在那裏

『同文同種』雖說不是頂時髦的名詞，也不一定有歷史的根據，但是中國有人說是跟日本『同文同種』，日本有人說是跟中國『同文同種』。總之，中日兩國『同文同種』之說，是大家聽得爛熟的了。

秦始皇令徐福帶領三千童男童女到蓬萊島求仙，因而創造日本國民的傳說，雖然有點神奇，不大可靠；但是從皮膚的顏色看，中國人和日本人同屬於黃種人，乃是不可否認的。從日本人的語言文字看，據說講起話來，有許多音都和中國福建的，特別是廈門的相同，有些簡直和廣東的潮州話一樣。而日本的文字，據語文學家的



(南)

研究所謂『アイウエオ』等，是從中文『阿伊安江和』借用而來的，所以稱爲『假名』。就在大部分的術語中，很多都是完全襲用漢字，在日本叫做『假漢語』。而且有許多讀起來，也和中國音大致相同，這又叫做『音讀』。我舉出這些簡單的例子，自然不能說日本文就是漢文——中國文，但是從這裏，可以看出中日兩國是『同文』之國，並不是全無根據的。何況日本的文物制度，大部分都是模仿中國的呢！

我們一定要說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理由很簡單，大家既然『同文同種』，就應該『相親相愛』，自然更不應該『硬打』一場了。

有人說：中日兩國，乃是『兄弟之國』的。確中國人與日本人並沒有私仇大怨。就在目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情勢下，大多數的日本國民，也是反對的。中國方面，就在『自衛的』抗日的熱情下，也並不是仇視所有的日本人。這一點，在

中日雙方的國民言論中，都已經證明出來。

不僅如此，中國因爲近幾十年來，一向是在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在它們給予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在它們直接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行動下，在它們間接嗾使中國軍閥及其爪牙（包括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以及買辦洋奴等）造成內戰，以破壞統一的局面下，中國的民衆，早已呻吟於水深火熱中。所以有人還主張效法日本，打倒外來的侵略勢力；而且還希望日本認清大家是『同文同種』的兄弟，是東方文明的兩大柱石，起來幫助中國解除不平等條約。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在神戶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講演『大亞洲主義』，和在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上講『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時，就表示過這種意見。

這種意見是證明中國對日本不僅素無惡感，而且認爲日本的進步是爲亞洲

民族爭了一口氣，是值得做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榜樣的。這也就是說，日本不僅不應該像其他帝國主義來欺凌中國，侵略中國，還應該幫中國一把忙，快些趕走其他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救起這多災多難的破產了的哥哥，然後東亞才能有和平，才能講安定。

自然，那時候，孫中山先生還沒有看到現在的事實，但是他却很知道日本也是帝國主義之一，是東方的大強盜；所以他的意思是要喚起日本國民的注意，而不是對日本的統治者告哀。他在大亞洲主義的結論中說：

「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他在『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末段中又說：

中央宣傳部

圖書

「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須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是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
由此可知中國對『同文同種』的日本，一向是抱『親善』態度的。

但是七年之後，這個弟弟却是那樣反面無情，不特沒有幫哥哥的忙，趕跑那些國際大強盜，帝國主義；反而自己做了盜魁匪首，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一天，實行用槍炮來搶劫中國的土地財產了。於是『同文同種』便顯示出另一種意義。

這意義又在什麼地方呢？

幾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咆哮起來的時候，它決沒有想到中國和日本是什麼『同文同種』，它只說中國是日本的『生命線』。這就是說：日本不侵略中國便不能生存。它決沒有想到中國還是一個文明民族，獨立國家，反

而說中國是野蠻民族，無組織的國家，甚至罵中國人都是『匪徒』，所以日本的統治者並不比墨索里尼，早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前，就發明了用飛機大炮向中國『宣揚文化』的把戲。它決沒有想到中日兩國在東亞是『共存共榮』的兄弟之國，只認定它自己是唯一『安定東亞的勢力』，應該把中國作為日本的殖民地。這一些，在現在看來，當然是日本帝國主義造下的『罪孽』，然而這『罪孽』會日加深重，中國太不爭氣，到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中國的不抵抗主義，是造成今天嚴重的中日問題的雙剪之一。

那麼，我們為甚麼現在還能在日本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嘴裏，找出『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這一類親善的呼聲呢？這裏，我們當注意兩點：第一，中國對於日本侵略，從整個講，自然吃了不抵抗主義的虧；但是從部份講，却也發生過好幾次局部的抗戰：如像『一二八』上海之戰，長城喜峰口之戰，而綏遠抗戰更有由局部發動為

全國大規模抗戰的趨勢。每次抗戰，不僅表現出中國民族的復興精神，而且還激起日本內部反軍事侵略主義的騷亂。就拿綏遠抗戰來看，中國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的情緒，已經打開對內和平統一，對外一致抗日的序幕；而在日本則發生了人民與政黨反內閣和軍部的運動。這樣，日本的侵略主義者在內外夾攻之下，對中國不能不改變花槍，由「硬上」而變為「軟攻」了！所以第二，他們就利用現成術語——「同文同種」、「共存共榮」來大談「中日親善」、「經濟提攜」。這件事，以前的不必舉例，即以日本外相佐藤和不久以前來華的日本經濟考察團首領兒玉而論，他們都很客氣地講過這些話。這是什麼道理呢？理由很明白。因為中國有人一向都以「和平忍讓」為懷，而且喜歡和日本講親善，要能打動他們的心，和掩蔽中國人民的耳目，這些聰明的辯護士，當然很有禮貌似地「大開方便之門」，看是不是能夠驅一驅四萬萬個大傻瓜！

所以，『同文同種』這意義，在日本方面用來，剛好與中國方面的希望相反，它已經成爲『軟性』侵略中國的一種理論根據了。

正是因爲『同文同種』的兄弟之國，各人走的路向不同，才產生出這種相反的意義；因而中日兩國，不特不能在這上面找到好處，反而在這上面發生了問題。到底中日問題是怎樣發生的呢？

二 中日問題是怎樣發生的

要懂得中日問題之所以發生，首先應該知道許多常識，甚至還得要曉得一些人情事故。有人說，人類是感情的動物，因此，人類總是趨向於相親相愛，而且也應該相親相愛。不錯，這是有理由的。但是我們要明白，所謂感情是什麼？普通人總喜歡說『講交情』，似乎只要有了『交情』，就是不共戴天之仇，也可以烟消雲散的樣子。

然而，這裏却有一個條件，無論平日交情怎樣深，如果這回的事，是有礙於老朋友的利益，那麼，縱算『十年交臂』，也會『一旦反目』了。這是說，感情是在以利害爲前提的條件之下才能存在的。

這種利害條件，在個人間存在着，在國際間也存在着。因爲各國的發展不平衡，那些走得快的，所謂先進的國家，就和那些落伍的弱小國家發生了利害衝突，這種利害衝突，就是造成今日任何國際問題的因素，決不是講『交情』所能解決的了。但是，我們同時也該明白，所謂兩國的利害衝突，並不是生來就有的，那完全是由於社會進化的遲速不同，各國的社會制度，起着種種變化，於是各自爲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就顧不得是不是會妨礙或有損於別人的利益。從前『弱肉強食』之說，是被今日帝國主義者利用作辯護的工具了。

事實最雄辯，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爲了維持牠們本身的利益，就不得不向弱小

國家找好處，這叫奪取殖民地。同時，因為世界上又不只一個帝國主義，所以各自爲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就不得不彼此競爭，看誰的勢力能夠搶佔上風，這又叫爭奪殖民地。今日世界的紛亂，戰爭的危機，都是在這些模型裏製造出來的。

懂得了這簡單的道理，你自然會明白產生中日問題的基本原因。

因此，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具體的線索。中日問題，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半殖民地國家的問題。就是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問題。

凡是研究過日本歷史的人，都知道日本發跡，不過是五、六十年的事情。『明治維新』是日本走上資本主義階段的開始。這以前的日本，也是東方的一个落後的弱小民族；國內完全在封建制度統治之下；國外不斷遭受着其他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如果拿中日的關係來看，在歷史上，我們可以查到許多事實，根據那些事實，都證明日本遠不及中國文明，從漢代以來，日本就不斷由朝鮮輸入中國文化；梁武

帝時，日本會遣使來華；唐代最興盛的時候，日本又常派出和尚和學生到中國來留學；元明時還用軍事征討過日本；清初它還乞求與中國通商，所以日本的文物制度，差不多都是模仿中國的。因此，有些人證明日本與中國不僅是『同文同種』而且簡直是受中國文化的洗禮的。

但是後來這被中國視為『東夷』的國家，漸漸地發達了，明末所謂『倭寇』之亂，原來就是這小鬼向中國開始顯露鋒芒。等到日本『明治維新』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後，不特沒有把中國當作它的朋友，反而當作供它偷雞摸狗的一個大財主，等到它爬上帝國主義階段的時候，它簡直明火向中國打劫了。這裏不必多舉例，只看決定中日兩國命運的中日戰爭的前夜，日本對於中國的認識就能明白。一八九四年六月，日本國民之友這個刊物上，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話：

「妨礙我（指日本）與國之大業的是誰呢？不用說，目前最大的障礙物就是

中國……在朝鮮半島，用國家的權力，與我們作生死鬥爭的，不就是中國政府麼？在各方面，阻擋我國擴張的前途的，就是中國。如果打算建設大日本的話，那麼，我外交上的深憂大患，並不在歐美而在中國。（引自錢亦石：中國怎樣降到半殖民地第六一頁。）

這裏所謂『興國之大業』，『擴張的前途』，就是說日本已經建立了資本主義，一定要向外侵略，似乎這已成爲上帝的意旨，誰敢道一聲『不是』。然而偏偏它自己發跡太晚，又小又窮，中國又偏偏地大物博，於是『障礙物』，『生死鬥爭』，『深憂大患』便活活地加在中國身上。其實，那時的滿清政府，那裏懂得此中微妙，又那裏存心幹過這些蠻勁。到底資本主義的謀士，是比封建思想的忠臣要高明得多的。

正因爲日本社會，比中國社會走快了一步，而它又受地狹物少的天然限制，資本主義制度要能繼續發展下去，誰敢阻止它不向這地大物博，猶停滯在封建社會，

而且是被帝國主義勢力所分割了的中國進攻（那時中國已經是半殖民地化了）的中國了。中日問題，就是這樣發生的啊！

所以總之一句話，要懂得中日問題，就該懂得資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關係。而不是什麼『民族的仇恨』、『對野蠻宣揚文化』自然，更不是『講交情』所能解決的了。

三 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什麼

自從『東方的黑花臉』跳出舞台以後，中日兩國便不斷地冒出問題。而這些問題可以說從來沒有解決清楚過。不是嗎？夾在問題中間的，有那麼許多由日方製訂或留下的懸案，一個舊懸案，便是產生一個新問題最好的理由和口實，直到現在，懸案問題實在太多了，要能澈底解決嗎？那就只好算一回總賬。

不過，在沒有算這最後一次總賬之前，勢必先查看一下各人的賬簿。傾家蕩產的哥哥，縱念手足之情，讓弟弟佔些便宜，但也決不能讓自己活活的被逼得上吊，說那『不是強盜是我的弟弟！』

中日問題，不是從今天才開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中日問題，也不是從『九一八』以後才發生，早在滿清政府時代，遠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的結束，日本就割得台灣，日俄戰後，朝鮮也於一九〇〇年被日本併吞了。這些舊賬，如果算起來，糾紛自然更多更大。中國素來『寬宏大量』，就算這些是藩屬，是幾十年前的既成事實，暫時確定牠是一筆出賬，放下來不說。但是一九三一年以後，幾年來的問題，我們就不能不詳加研究了。因為萬國公認的中華民國的正式版圖，中華民族的生命資源，從東三省到熱河，察北，華北甚至華中，華南，都一整塊，一小方地被日本帝國主義硬搶了去。全中國四萬萬同胞，除了漢奸，誰還能夠再『容忍』？誰還能永遠做

着『大夢』不卽刻起來清算中日問題之所以越來越嚴重，原因就在『姑息養奸』我們所要澈底研究的中日問題，就是要在這幾年的過程中，找出一個所以然，更從而求得解決中日問題的具體辦法。因此，關於九一八事變以前的中日關係，我們只須作一個簡要地說明，以供參考；主要的應該集中火力來清算近幾年來的這一篇新賬。然後才能打開中日問題的僵局，雪清奇恥，解救國難。

自學習題

- 一 我們爲什麼要研究中日問題？
- 二 中日問題的根本原因在那裏？
- 三 中日問題爲什麼會愈來愈嚴重？
- 四 我們研究中日問題從何處着手？

第二課 怎樣研究中日問題

一 研究方法的重要

無論那一種科學或那一種問題，都應該運用完善的方法去研究牠，然後在實質上才能得到正確而澈底的知識。如果是研究科學，就一定會有『心得』；如果是研究問題，就一定有『解決』的把握。同時，在效力上，才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成果，因此，我們不得不注意研究的方法。

中日問題，經過這樣長久的時期，繁什萬分，真令人有『治絲愈亂』的感想；但是我們如果有一部完善的繅絲機，能夠找到幾股頭，不是也可以把亂絲整理得有條不紊的嗎？

『治學』的機器，到現在是愈加完備了。邏輯的發展，從以前的演繹法，歸納法，進而到唯物辯證法。後一種已經被一般人公認為最好的『新科學研究方法』了。

這個新科學研究方法，並不神祕，牠最大的特點在於告訴我們了解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斷地『變動』過程中發展的。換句話說，牠不主張死板地去研究某種事物的一片斷，要我們能夠『活』地去考察某種事物的整個情形；而且不是憑腦子去空想，一定要根據客觀的事實做出發點。因此，用這種方法研究的結果，不僅是獲得正確的知識，而且還是『實實在在』的，是『真』的。比方，我們應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某個問題，牠就告訴我們要這樣思考一下：首先，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其次，這問題的本身是什麼？再次，這問題的變化如何？牠怎樣會發生變化？是怎樣變化的？最後，牠會變成怎樣的狀態？如果把這些換成常用的術語，就是要我們明白：一個問題的原因，本質，發展及其前途。

關於研究中日問題，自然也該用這種新科學方法來研究。這裏，我想先指出幾種不正確的或不夠的觀念。

二 幾種機械的看法

對於一個問題，會發生許多不同的認識，本來不足為奇。因為觀察的人，自己總有一個立場。就是各人要顧及各人自己的利害關係。比方，中日問題已經有了這樣幾年的歷史，其中各色各樣的論調都出現過。在日本方面，統治階層，自有其侵略的理論，但就在日本統治階層中，却也有各種不同的主張，如軍部『急進派』要採取『硬攻』政策，而一部份政黨及財閥的代表却又主張漸進的『軟化』政策；同時，日本國內也有反對侵略的論調。這裏，用不着詳加批評，只想把在中國方面的意見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有人把中日問題的責任，完全推之於日方，這固然不錯，難道誰還能否認日本帝國主義時時刻刻侵略中國的事實嗎？但是，這種論調，過於單調了一點，只講到一方面。因為中日問題，不是單方面的，中日問題之所以得不到解決，正是構成這問題的主角之一的中國，被壓成『一面倒』，而不能把兩種力，使牠恢復平衡的地位。你說日本是帝國主義，不該侵略中國，他就說中國爲什麼不該被侵略，誰教你是個『半殖民地國家』呀！所以只用國際道義的觀點和強盜論理，而不用自己的力量來抵抗強盜，結果是犧牲了自己，問題依然存在，而且變得更加困難。這是要不得的。

第二，有人說，中國不是不抵抗，實在是武器不好，打不過日本。不打還可以保全一些領土，如果打起來，就會『三日亡國』，連恢復元氣的時候都沒有了；我們只有等到準備好了才可拚個『你死我活』。因此，有所謂『唯武器論』、『長期抵抗論』。

：等等新名詞。不錯，打仗應該準備充實，中國的武器的確不如敵人；但是這裏並沒有解決問題，對方不斷地加緊進攻，試問準備如何能夠充實？幾年來的血淋淋的經驗，證明多一分準備，就少了十分做準備基礎的土地和資源，中日問題也就更加多，更加重。這是一。其次，武器不如敵人，何時才能趕得上敵人，縱算等你趕上，他已經大進一步，掠奪去的更多，中日問題更是愈加不能收拾了。這是二。第三，何況決定戰爭的勝敗，不一定是靠武器，只須看一二八戰爭，十九路軍能夠孤軍支持一個多月，使敵人三易主帥尚不能得逞，便是明證。總之，強調敵人一二優點，抹煞自己一切力量，這是中了機械論的毒，我們在今天來研究中日問題，是該特別指出的。

第三，有人以為中日問題要靠中國來解決，實在有些不可能。最好是日本內部發生變化，動搖或剷除了侵略主義者的根基，中國自可從這裏得到解放。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細一想，日本內部要怎樣才會發生變化？而且

這變化要達到怎樣一個程度，才能打擊侵略主義？實在是值得考慮的。固然，我們不能否認：如果日本發生內亂，對於中國是一個比較有利的條件；但如果這種內亂，不是革命性質的，而是成爲『以暴易暴』的政變；或者使政治機構更加法西斯化，那麼，日本的內亂，不僅於中國無益，反而更會加強向中國侵略。並且就過去的事實看，日本統治階層鬧意見也好，人民反對右傾政府也好，引起這種現象的一個直接原因，可以說是由於中國的抵抗，使侵略主義者遭受重大打擊的結果。最顯明的例子，便是綏遠抗戰後，日本的倒閣運動，至今還沒有解決。所以只是看到一個事件的表面，而不研究牠的所以然，結果還是自己上當。等待日本人自己打架來解救中國的危亡，不消說也是無恥的幻想。

第四，還有一種人，錯用了『鵝蚌相爭，漁人得利』這句古話，以爲中日問題要能解決，非得利用國際的矛盾關係不可。於是照形式邏輯的推理方法，帝國主義是

互相矛盾的，牠們必然會因利害大起衝突，在太平洋上，日本和英美是對立的，尤其是日美兩國，不是有人說過日美一定要打仗的嗎？而且在田中奏摺中也說過『必須打倒美國』的話，這件事，正合『鵝蚌相爭』的原理，中國自然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了。的確，帝國主義因利害關係，會發生衝突，中國可利用這種關係，得到許多外交上的有利條件。然而要請注意：第一，中國並非『漁人』，中國倒是一個『蚌蛤』呀！第二，英、美、日各帝國主義的相爭，不是因為牠們本身，而是正爲着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國家呀！第三，即使英美爲了保全牠們自己在華的勢力，想出來替中國撐腰，但一個被強姦的女人，甘心忍受侮辱，誰又能直接援助。充其量也不過哼幾聲，那是『不行的』就完了！第四，帝國主義的矛盾自然可以發生衝突，但也可以暫時妥協，做合夥分贓的勾當，要等強盜先想到分贓不平就打起架來，實在是不合邏輯，如果等到贓物已經到了賊手，財主的損失已經不可挽救了，事實很明白，最近英日的談

判，不是證明強盜們也會先講好條件再來打劫嗎？不把自己認識清楚是『衆矢之的』，那就會走上一條死路的啊！總之，自己不爭氣，永遠都是不會出頭的。

這還不夠，有人又來一個新發明。說帝國主義的矛盾既然可以調和，那麼，我們不必去管它，但是今日的世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對立，總可說是無法調和，並且是沒有人敢於否認的了。於是在『日蘇戰爭』中中國得以復興的理論就應運而生的確，日本帝國主義口口聲聲都在進攻蘇聯，這件事，不僅表明『日蘇必戰論』是極其可能，而且還暗示其他帝國主義頗能對日本予以諒解。因此，幾年來的中日問題，似乎都成爲日蘇糾紛問題，而與身受荼毒的中國無關的樣子。於是有人更從此主張中國若要得救，還應該幫助日本去打蘇聯。在這裏，我們不管日蘇必戰也好，不必戰也好，只要看從九一八到現在，做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犧牲品的究竟是誰？就算日蘇必戰，日本所打的主意又採取什麼步驟？大陸政策的先鋒，田中

義」在他的奏摺中說得很明白：

「如欲與赤俄之政治或經濟相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爲前驅，我方可督支那於背後，以防避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方另以祕密方法與赤俄提攜，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

這很顯然，就是日蘇要打仗，也得先把中國拿去做擋箭牌，充炮灰，試問在那種形勢下，中國還有機會來復興嗎？美國記者柏費爾（Peterson）在他發表的『我們必在亞洲一戰』（we Must fight in Asia）中也說到：

「如日蘇一旦發生戰爭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樣的場合，最須注目的，是中國的動向。日蘇戰爭的戰場，不待言是中國。若然，中國直接間接都會被捲入紛爭的漩渦是再明顯也沒有了……」

所謂『捲入紛爭的漩渦』是說明中國在日蘇戰爭中，不僅換不到一口氣，而

且更加透不出氣來。

所以，無論從那一方面講，中國除了自己起來抵抗侵略，保衛國土，一切等待主義，幸災樂禍的觀念，都是完全不可靠的有害的妄想。

我們一定要指出以上這些錯誤的觀點，知道其所以錯誤的原因，然後對於研究中日問題，才不致被愚弄得摸不着頭尾，找不到線索。

三 應該怎樣研究中日問題

大家都知道，到今天，中日問題是愈加嚴重了，五花八門的說法也太多得令人頭痛，要很便利地、正確地把握住中日問題，究竟應該怎樣去研究，牠這裏，只能扼要地說一說：

第一，當從根本上着眼。這又可分為兩個步驟：

(一) 先從理論講 前面提到過，而且大家也常說：日本是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國家；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根據科學的方法分析：帝國主義所要奪取的目的物是『市場』、『原料』和『投資地』，而能供給這些東西的，只有落後的國家，那些猶停滯在農業階段的國家。中國號稱『地大物博』，自己又不能長進，當然就成爲侵略者最好的掠奪對象。這道理本來已經講得太多，用不着反來復去地提出來。但是我特別引在這裏，是要大家注意：中日兩國的利害關係，有了這種基本的原因，在兩國現存制度之下，無論如何是『對立』的，是『活冤家』。特別是近幾年來，日本帝國主義不光是以奪得中國的市場，原料，投資地就算滿足，牠最終的目的，是要吞併中國，把中國當作牠的殖民地了。我們如果不認清這一點，把中日問題研究一輩子，還是得不到解決的。

(二) 再看實際狀況 既然大家都說日本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資本主

義國家，而日本的統治者又口口聲聲說：日本地狹人多，缺乏原料，並且還借此作爲侵略的口實，到底日本過剩的生產品是些什麼？這些生產品是不是註定要中國來銷售。比方大家都知道，日本至今還是以輕工業——紡織工業爲主要的生產品，牠已經而且正在用傾銷的方法，和英帝國主義者作無情的競爭。這似乎是牠應該爭取「市場」的理由了。但是我們要問：日本的人民，是不是個個都有穿有食，或者不冷不餓？同時，中國真的不會生產這些東西嗎？這是一。其次，日本所謂原料缺乏，如煤、油、煤、鐵、有色金屬和化學原料，甚至棉花、羊毛、橡皮等等，究竟缺乏到怎樣的程度？即使退一步說，假令這些都能得到手，日本的統治者是不是就能創造出一個「民安國泰」的新日本呢？這幾年從中國搶去東四省和華北富源，什麼煤、鐵、煤油、棉花之類的東西都有了，但爲什麼一點也沒有解救日本資本主義的恐慌呢？老實講，今日已號稱文明世界，國與國之間，有無相通，大家彼此可以做買賣，如果說自己缺乏的，

就有理由一定該向『有』的搶，那無異是胡說。然而在現存社會制度之下，侵略者專門胡說八道，以愚弄世人。所以只圖講道理，是毫無用處。事實上，日本的確是貧困的國家，中國的確是富有的國家，只要帝國主義這怪物存在一天，中國不能真正獨立。那麼，中日兩國是決沒有利害調和的可能。我們要研究中日問題，不要空談理論，一定要腳踏實地，從種種實際關係中去分析，然後才能把握得住問題的核心。

第二，當從問題的發展過程看。所謂發展過程，是說中日問題發生以來，特別是九一八以來，中日關係，爲什麼直到今天，還是糾紛重重，問題愈來愈多？到底是由於那些因素造成的？這裏，我想可以分做幾方面來研究：

(一) 從侵略者的本身看。日本帝國主義與別的帝國主義有一個不同的特點，就是日本統治階層的機構，並不是完全近代國家化——資本主義化。那具有武力的軍部，佔着政治上的優越地位，顯示出成爲支配統治者的勢力。所以日本帝國主

義一發跡，在外表和實質上，都是走的『大刀闊斧』的路線，十足的暴露出軍事侵略的可怕面貌，因而有人稱日本爲軍事帝國主義。

由這種以殺伐爭取勝利所引起的問題，決不是能照國際公法的慣例，用紳士外交的手腕去求得解決的。日本統治者要維持資本主義的殘骸，就必得使牠內部的矛盾，能夠暫時緩和。他們知道，在對內政策上，雖然儘可運用各種壓迫方法，但只以高壓來維持統治，結果更是促成革命的加速爆發；因而配合着這種方法，同時就想到對外政策的強化，用向外發展，侵略他人來轉移國內被壓迫者的視線。到是一個妙策。假如統治者能夠節節順利，不是能在『發揚國威』的號召下使人民歌功頌德嗎？於是日本的軍閥就做了開路先鋒，那些在刺刀下討活的謀士！財閥，政黨，官僚，重臣，元老的代表也就運籌幟幄，相機而行。侵略戰爭的勝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萬壽無疆』。

這事實很明白，九一八到現在，日本在侵略過程中，每次勝利，都表現一帆風順，但每受中國抗戰給予的打擊，便或大或小地馬上發生內亂。從中日問題的整個形勢分析，日本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保持着優勢，因此，牠內部每發生一次鬥爭，（無論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的，或統治者因意見不一致而發生的）結果政權更右傾化，軍部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顯露法西斯蒂的本相。從而對於中國的侵略更加露骨，中日問題那得不更加嚴重！研究中日問題不把握住這一點，就叫不知『敵情』，就難免不『認賊作父』。

（二）從被侵略者的本身看，渴望侵略者放下屠刀，那種不可能性已在前面講過。中日問題越弄越糟，唯一的原因，就是沒有一種力量，能夠使那已經失却平衡的中日關係，恢復常態。這種常態，我們不必提得太高，一定說要達到平等的地位；就連普通國際間解決糾紛的外交談判，都沒有得到過。這證明，幾年來『容忍』的辦

法是一個大錯，因為自己沒有表示一點力量，無論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處於被動的『有求必應』的劣等地位，那裏有什麼『硬話』可說，怎能不任人爲所欲爲，任意宰割呢？但是當我們稍爲強硬一點，來一個『以牙還牙』的抵抗，那不僅會使得敵人改變由『硬攻』（軍事侵略）採用『軟化』（政治、經濟等交涉）的政策，而且能激起敵人國內的糾紛；同時，中國本身却反而因此形成可能統一的局面。事實告訴我們，每次不幸是限於局部的抗戰，所以結果還是沒有逃出『硬攻』與『軟化』兩種政策交流的宰割。

在這裏，我們應該特別注意一個要點，就是在中日問題發展過程中，日本運用一個最成功的策略——『以華制華』，慫恿中國內戰以破壞中國的統一。（請參看第五課）因爲牠最怕『抗戰』！抗戰就是促成停止內戰，統一中國的契機。這件事，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對於中日雙方政局上所發生的影響，就是明證。

所以，我們要澈底了解中日問題，必得從過去的失敗教訓中，找出許多關鍵的地方，以作『亡羊補牢』的根據。因為不要忘記中國是被侵略的本體。

(二)從國際關係看 中國是被許多帝國主義勢力瓜分了的半殖民地。日本帝國主義是想把中國再降一級——降到殖民地的地位，成爲日本獨占的殖民地。所以中日問題，不光是中日兩國的問題。牠必然涉及許多國家，形成目前一大國際問題。

目前國際問題中最主要的一個，是帝國主義企圖重新分配殖民地，這企圖是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首先由那些貧困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受束縛最大的國家，做了禍首罪魁。在遠東，日本帝國主義打破華盛頓會議後的太平洋均勢，自然就要和英美的勢力發生衝突。這種利害衝突，本來是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但是爲什麼在中日問題發展過程中，我們沒有看見英美起來直接

干涉日本的瘋狂行動，沒有作種種對侵略者的有力制裁呢？到底日本憑仗着那些條件，敢放心大胆地大動干戈呢？關於這，我覺得是研究中日問題的人，必須認識清楚的。

不必多費唇舌，今日的國際關係，較一九一四年大戰的前夜，是要複雜得多。所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蘇聯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對立，是帝國主義者利用作減輕牠們互相矛盾最好的條件。九一八以來的事實這樣告訴我們：即當日本帝國主義要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時候，牠一定先打出進攻蘇聯的旗幟。這裏，我試舉一兩個例來看，就能明白：比方一九三四年一月察哈爾事件發生之前，有所謂日「滿」兵與外蒙兵的哈爾哈衝突事件，（日方即以此借口爲蘇聯的挑釁。）一九三六年日本在華北增兵的時期，有所謂日「滿」兵與蘇聯兵長嶺子衝突事件。固然，日本時刻都在準備進攻蘇聯，可是幾年來我們只聽到不是日「滿」蘇邊境糾

紛，便是日『滿』蒙邊境衝突，然而倔強的日本帝國主義，却絕不敢在邊境上輕越『雷池』一步。那麼，牠放出這些烟幕彈，到底是什麼作用呢？一句話，就是牠想騙得其他帝國主義的諒解，表示牠是東方進攻蘇聯的前鋒，特別是希望獲得大英帝國的好感，以便轉移中日問題的嚴重性，實際上就是侵略政策進一步的成功。假如我們不了解這個作用，便不期然而然地會上迷信『反蘇』的大當。

除了這一點，帝國主義的矛盾，也是日本帝國主義慣於利用的。比方意大利積極進攻阿比西尼亞的時期，歐洲的混亂局面，使其他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無法顧及遠東問題，於是日本便趁勢進攻東；當希特拉進軍萊茵區域的時候，日本又乘機出兵華北了。這些例子，證明中日問題是與世界上任何角落所發生的事件，都有密切關係，日本是隨時利用各種機會，要中國的老命的。

但是這僅說到一方面，在太平洋上，英美日是大門爭中的主要勢力，英國爲了

歐洲問題固然受到牽制，然則，美國又爲什麼不拿出強硬的手段來對付日本呢？是有人說：日美的政治對立是不能調和的嗎？一點不錯，聰明的東洋鬼，何嘗不明白這一點，可是他更明白：英美兩個帝國主義爲了爭世界的霸權，牠們的矛盾遠過於日美，或日英的矛盾之上，而英國政府死硬派的外交政策，就是日本統治者的強心劑。我們所以要指出這一點，是說佔太平洋重要地位的兩大勢力，不能結合起來共同對付破壞遠東和平的侵略勢力，也是造成今日嚴重的中日問題的一個要因。

根據上述情形，可知日本借着進攻蘇聯作牠侵略中國的護身符。窺破了英美的矛盾不能攜手合作，就增加了牠進攻中國的勇氣；同時更利用西方侵略主義者（德意）擾亂歐洲和平的機會，向中國來一個事半功倍的「趁火打劫」。這樣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我們是不能不看清楚。

第三，當從問題的前途看。前面既然把中日問題的本質和促其日益嚴重的

條件，都作了一個概要的分析。到這裏留下來的，也就是作爲解決問題的前提條件是什麼呢？

簡單得很，由上述事實說明：日本帝國主義存在一天，她決不會停止侵略中國。換句話說，中日問題當事者之一面，是決不想『解決』問題，而是要將問題更加『擴大』。

那麼，要想解決中日問題，自然就只有看當事者之他一面——中國——是如何打算了。照上述情形，如果中國依然『容忍』、『不抵抗』，甚至抱『維持現狀』主義，結果無疑是將更陷於悲慘的境地。關於這，決不是不想做『亡國奴』的任何中國人所願意的。因此，要求得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的自主獨立，明顯的一條大路是『抗戰則生』了。然而這只是原則，空喊口號是無濟於事的，那麼，又該怎樣辦呢？這正是我們應該細心研究的地方。

首先，我們應該確定一個基本方針。日本的基本方針是『侵略』，搶中國的土地和主權。對此，我們的基本對策，自然應該是『抵抗』和收復失地及廢棄喪權的一切條約。

其次，爲了要決定最後的勝利，我們當從中日雙方的國力加以慎密的具體的研究。所謂『國力』不僅是武力，包括一切人力、物力、財力。一個戰爭，真正決定其成敗的，非全恃武力，古今中外歷史上的教訓是如此。卽如以一二八上海戰爭而論，十路軍與第五軍孤軍應戰，對於日本差不多傾全國之師，從陸海空各方面襲擊，尙能支持一個多月之久。所以，如果從中日兩方整個國力來加以研究，日本縱然在武器上佔些上風，而真正支持戰鬥的力量，確是不及中國的。(註)

再次，日本在幾年來侵略的歷史中，既然隨時能夠利用種種矛盾；同樣的道理，

(註) 這裏不能詳述，請大家參考李凡夫何幹之合著的中日國力的對比。

爲了增加中國的實力，也該利用種種矛盾，聯合友軍，共同對付侵略者。以前之所以不能找到國際上的朋友，那完全是由於自己不抵抗主義的失策。根據前面的分析，中國在太平洋上是可能找到朋友的。不過，這只是就原則說，朋友也各有各的打算，哪些是眞能永久做朋友，哪些是暫時可以聯合，換句話說，那些始終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又不侵略中國的，當然是可以成爲結拜弟兄的朋友；那些因自己的利害關係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無疑是只能當作同情者與之聯合。關於這，是很值得我們詳加考慮的了。

×

×

×

×

以上所說關於怎樣研究中日問題的幾點，無非舉其要者而言，以便於我們有一個較爲正確的認識，不致被似是而非的理論所淆惑吧了。以下，我們當根據這些原則，從實際上再加以研究。

自學習題

- 一 什麼是研究中日問題的正確方法？
- 二 應該根據那些條件去研究中日問題？
- 三 日本利用那些機會來侵略中國？
- 四 中國真是不能抵抗侵略嗎？
- 五 日蘇戰爭的意義在那裏？
- 六 英美能不能做中國的真正朋友？

第二課 中日問題的史的考察

所謂史的考察，目的不在於寫成一部中日關係史。因為這樣做，乃是歷史學家的事業，寫起來不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便是中國的國難史。那麼，我們所謂史的考察又指什麼呢？

我們所要求得的，是如何把握中日問題的重心。前面講過，中日問題是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的問題，是中國逐漸由半殖民地轉變為殖民地的問題。這其間的過程，決不是簡單的。到底在短短的時期中，日本帝國主義怎樣會把中國壓倒出不得氣？牠採取怎樣的步調，使牠能得寸進尺？同時，中國爲什麼會上牠的當，弄得一敗塗地？要正確地了解這些，自然就須得從歷史的教訓中才能找到究竟。更當從那些教訓中，去找尋一條出路。我們要把中日問題作一番史的考察，理由就在這裏。

爲了便於說明起見，我想把中日問題劃做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指日本掠奪中國的藩屬，其關鍵就是中日戰爭，其特徵是中日兩個大勢力，爭奪一個附屬物，不過這附屬物是已經以中國爲主體，失了這個附屬物，只等於剝去大清帝國的一件外袍。後一階段是指日本掠奪中國的領土，其關鍵無疑是「九一八」事變；其特徵是中日直接的鬥爭，中國損失任何一塊地方，就無異被人砍去手足。前者因爲已經成爲過去很久的歷史，不必詳敘，不過因爲那是決定中日命運的緊要關頭，也就是造成後來嚴重的中日問題的種子，所以不得不簡要地作一番說明，以供參攷。說到後一階段，那麼不僅是複雜萬分，而且是我们必需研究的，所以不得不說詳細一點。以下，就是分段考察的一個大綱。

一 前期的中日問題

我們一再說過，日本資本主義發跡的時候，世界殖民地都被先進的國家分割完了。在東方只有中國還保持着一副假面具，就是西方的碧眼兒也還不敢輕舉妄動；但是日本社會的發展，由於自然的與人爲的條件，使牠無論如何，都要向外伸展。而牠伸展的對象，只有這老大的中國。根據史實，日本向中國侵略截至日俄戰後止，在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個時期。

從佔琉球到中日戰爭。中國走上半殖民地的路，歷史家都認爲是以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開始，接着又有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打入北京的事件。這時候，日本還沒有發跡，但是東方紙老虎的面具却已被帝國主義鑿穿了一個大孔。等到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這小鬼，還懷着害怕中國的鬼胎，只好從最易下手的地方，從隣近 日本的中國藩屬，試一試鋒芒。一八七四年，日本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大兵侵略台灣，一八七九年正式吞併琉球，接着又進窺朝鮮。這樣一步一步地進逼，使得滿清政

府，也實在『忍讓』不下去，結果在一八九四年，發生了中日戰爭（甲午之戰）。不幸中國吃了敗仗，台灣正式割讓給日本之外，朝鮮也被承認獨立了。

這是簡單的歷史，然而我們從這歷史的過程中，得到一個教訓。就是在表面上看來，日本奪取中國的藩屬，雖然最後是由於軍事的勝利，使人看出日本軍事帝國主義的猙獰面孔；但實際上，還有兩個要點：第一，是中國政府，抱苟安的『忍讓』態度；第二是日本借此機會得以佈置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基礎。只要翻開歷史，便知道在琉球尚未併吞之前，日本早就玩過引誘琉球王的把戲，還公然向各國申明琉球已歸日本。一八七四年，日政府將琉球移歸內務省管轄；一八七五年禁止琉球向中國朝貢。對於這一些，滿清政府全沒有提過異議，於是最後琉球便被日本滅亡了。同樣在台灣，最先是日本借口琉球人被台灣土人殺死，接着是出兵，當時中國政府雖也會派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率兵萬人入台灣，大有以戰爭決雌雄的樣子。但結果，

却上英國公使的當，締結了中日和約。賠款之外，還承認日本侵略台灣之舉爲『保民義舉』。日軍從此也沒有撤退。以後台灣便聽日人經營，雖說卒至馬關條約才正式割讓，但實則台灣早已被日本勢力征服了。至於朝鮮，早在中日戰爭之前，日本已進行了政治的侵略。同治初年日本在朝鮮就造成了所謂『親日派』。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江華條約成立，該約要點爲承認朝鮮爲自主邦，沿海開闢二處爲商埠，日本得在朝鮮沿海自由測量。這意思證明日本當時還畏懼中國，連朝鮮本身也不敢輕視。日本最主要的目的是想在政治上使朝鮮脫離中國的關係，在經濟上，軍事地位上，予日本以種種便宜。自此以後，朝鮮內部便分化了，有所謂『事大黨』主張親華，『獨立黨』主張親日。這樣一來，朝鮮便不斷發生內爭，清廷曾出兵干涉過，日本也乘機而入。但那時候，日本還怕中國，明治四年副島種臣到中國，以朝鮮是否屬於中國質問滿清政府，而清廷却置諸不答，歸國後即主張『征韓論』，於是守舊

派領袖西鄉隆盛，就乘機附和。後來由於岩倉具視等自歐洲遊歷歸國，認為日本的文物制度還趕不上朝鮮，主張先整頓內部。這樣才影響日本沒有立即侵略朝鮮。一直到朝鮮東學黨起事，那時日本在朝鮮的政治勢力已經有了基礎，於是中日雙方，便不能不直接以兵戎相見了。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日本的侵略政策，並不是無的放矢，牠善於捉住中國的弱點，利用當地的舊勢力及當時的國際關係。這些教訓，許多研究中日關係的人，都把它忽略了。

從中日戰爭到日俄戰爭。中日戰爭，算是決定了中國的前途愈益暗淡；日本的前途愈益發達。東方紙老虎被擊穿，號稱海軍佔世界第四位的中國，到這時，不僅為歐美帝國主義任意宰割的對象；而且連這東方小鬼也一點不畏縮地作為最好侵略的目的物了。不過這時候，因為別種勢力的牽制，還不敢過於放肆。老大的俄羅

斯帝國，正是一匹虎視滿洲的大熊，決不願日本橫行無忌，所以由於俄國的干涉，割遼東半島與日本的講和條件，終被破壞了。在中國看來，這似乎可算是意外的僥倖，但實際上却把更多的地方，劃為俄德法英等國的勢力範圍。中國從此以後，便到處都佈有侵略者的天羅地網了。

那麼，日本達到奪得台灣，朝鮮也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的目的，是不是就滿足了呢？中日問題是不是就算解決了呢？事實告訴我們，聰明的日本牠明知自己的力量有限，要進一步進攻中國，必然又會碰到其他帝國主義的釘子。這時候，牠就設法找幫兇的朋友。果然，英國紳士看到俄國在遠東勢力的發展，於己大有不利，滿心想找一個聯合的同志，自然這後起的日本就得中入選，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締結後，日本帝國主義又作怪了，結果便發生了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不幸這古老的帝國，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更不幸的，是這守中立的中國，也連累遭殃。樸資茅斯條約

〔日俄和約〕第五款，俄國把大連、旅順及其附近的水陸租借權及與此有關的特權，都轉讓給日本；第六款又把長春、旅順間的鐵路及其支線以及附屬的一切權利及財產，甚至連經營的一切煤坑都無條件的讓與日本。而且在附約中還規定「兩締約國爲保護滿洲鐵路，於每基羅米突得置二十五名之守備兵。」這真是所謂「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啊！

—— 這個教訓是日本帝國主義借了帝國主義的矛盾，實現了侵略中國的陰謀。自此以後，東三省的門戶已被日本衝開，而且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有準備的基礎。等到朝鮮於五年後正式合併以來，後期的中日問題，已經從這裏萌芽了。這就是說，自此以後，日本侵略的對象，已經達到中國的領土，二十餘年的慘淡經營，結果便產下了九一八這個怪胎。

二 後期的中日問題

所謂後期，是指日本侵略中國，由藩屬到領土。九一八事變，是日本達到這個目的的第一炮。但我們研究中日問題，必須找出問題的前因後果，因為一個非常事件的發生，決不是突然而來的。所以我說的後期中日問題，是由日俄戰後開始。

從日俄戰後到世界大戰。日俄戰後，日本不特擊退了帝俄，吞併了朝鮮，開闢了北進大陸的一條大道；而且因此擠入列強之林，成爲遠東的先進國家，得與歐美帝國主義，合夥向中國打劫了。這個合夥打劫，使日本在中國獲得佈置各種侵略的機會。所謂『利益均霑』、『最惠國條款』，是許多大強盜合搶『土老肥』，自然無不馬到功成。這個時期，在中日問題中日本所表演的角色，雖說還沒有顯示出佔有特殊支配地位，但其逐步發展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為這個時期，日本既經奪

得台灣、朝鮮以及許多特權與賠款的利益，正如田中所說，已可『一時小康』。這『小康』的確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無奈那是『一時』，所以又必然以此爲基礎而作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準備。其中我們看得最明白的，是積極向滿洲躍進，樹立政治勢力和奪取經濟富源，這裏，只須略舉當時幾個最重要的中日問題爲例，便能明白。

自一九〇八年以來，在東三省，接二連三發生所謂鴨綠江伐木問題，撫順煤礦問題，間島問題，新法鐵路問題，營口文線問題，吉會路問題，安奉路問題，錦齊路問題，以及渤海領海問題等，真是層出不窮。而在這過程中，還同時發生借款問題，如吉長新奉路借款，清末大借款，後來到了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又發生所謂南京事件，到這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又開始用槍炮威脅中國，並提出由『共管』變爲『瓜分』中國的新陰謀了。

自世界大戰爆發至九一八前夜。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逐漸擴大，已造成牠在華的特殊地位。不過當時因為帝國主義矛盾的牽制，尙不敢暢所欲言。不幸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西方帝國主義無暇東顧，於是就造成倭鬼獨霸遠東的機會。中日問題，也就因此而達到新階段。首先，牠進兵青島，佔領山東（一九一四年）接着又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一九一五年）這個條約大家都很熟悉了。牠不僅要囊括東三省的一切利權；而且要攫取中國沿海（在山東、福建等地）的特權；並且還要奪獲長江流域（如湖北、江西、浙江等）的交通權與礦產；更在軍事上，文化上，佈置日本的勢力。如果不是靠着中國人民的覺醒，起而力爭，恐怕不待九一八，中國就早已失去大批領土和主權了。

一九一六年，又發生鄭家屯事件，翌年，日本與英、俄、法、意訂立侵害中國的密約，又向美國活動成立所謂藍辛石井條約，同時更抓住了中國的軍閥官僚政府。這樣

一來，日本在遠東的地位，居然一躍而成爲唯一的支配勢力。由於政治上的成功，經濟上更獲得侵略的便利，親日派的段祺瑞向日方作五萬萬元的大借款，組織所謂「特殊銀行團」，這是企圖把中國直接納於日本金融資本勢力支配之下。而最毒險的陰謀，還要算一九一八——一九年日本與北洋軍閥政府成立的「中日軍事協定」。這協定名爲共同「防敵」對付蘇聯，實則是日本帝國主義借此得以自由行軍於中國領土，作將來侵略中國與進攻蘇聯的準備。此事在今天看來，雖屬明日黃花，但其所給我們的教訓是非常的深刻重大！

及至歐戰停止，中日問題因而正式被提上議事日程。巴黎和會因爲日本事先已與帝國主義有了密約，中國當然失敗，所謂山東問題，至今猶爲痛心的懸案。當時賣國政府出賣猶恐不暇，自無保護民族國家利益的措施可言；所幸當時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起而反對，卒至展開了中華民族史上光榮的「五四運動」。不然，

今日之中日問題，恐怕連山東甚至沿海各省都早已失去了。

根據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教訓：就是日本在這一階段，對於中國，是以軍事威脅，造成他自己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優越地位。因為牠在那時，一方面軍事的力量還有限得很，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互相的利害關係，——也就是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國家的特質所使然——同時，因為中國民衆的反抗，牠要進行軍事的冒險政策還有點自不相信。這就是說，那時中日問題的政治意味，大過於軍事的侵略。

歐戰結束以來，西方帝國主義的勢力又回到了東方，英國紳士眼見東洋小鬼步步高陞，不無多少顧忌，趁美國總統提議之便，一九二一年舉行了華盛頓會議，這次會議，成爲清算遠東問題的界碑。會議的中心任務很顯然在要重新確定列強在華的地位，而要點却在對付日本。限制海軍的華盛頓條約，保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九國公約，顯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頸項加上雙環。英日同盟也從此廢止了。而

在華盛頓會議中，最重要的中心問題之一，當然是中日問題，然而這一問題，中國方面，只有一部分得到表面上的勝利；沒有獲得整個解決，以致留下以後的糾紛種子；不過，日本帝國主義受到這一打擊，却不敢向中國亮出血刃，只好暫時進行進一步略侵的種種準備，然而有一點不可忽略的，乃是日本在華的優勢，已經得到列強的同意把牠確定了。

華盛頓會議後遠東的國際關係既已轉入新階段，同時，中國也進到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階段。所以這個時期，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不僅限於勾結封建勢力，最主要的在於如何能破壞中華民族的解放運動。因此，牠以軍事為掩護，處處造成政治上的難題；而在必要時，就完全以武力作担保。我們不必多費唇舌，只要看下面的一串事實便能明白。從一九二三年的長沙六一慘案起，接着一九二四年有借口台灣人被殺而出兵廈門的事件；一九二五年上演上海五卅慘案，與出兵東三省助張作

霖殺郭松齡；一九二六年發生炮擊大沽事件；一九二七年有漢口日兵槍殺華人案，而最悲慘的，要算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的濟南大屠殺。這次大屠殺，很顯然是直接動手破壞中國的民族革命與統一運動了。

這一連串悲慘的事實，已經夠使中日問題，日加紛亂。很顯然，每一次事件，中國即使在極大的讓步之下，希望作外交上的解決，但日方都置諸不理，以便使其成爲『懸案』，作爲將來展開大規模侵略的口實。然而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終於成立了，一向被日本破壞的東三省易幟運動也實現了，日本在這時候，不得不略爲變更刀法，企圖從政治、經濟方面來達到『不勞而獲』的目的，於是又重新提起中日交涉，這次交涉，一共進行過三次，談判範圍，包括下列六項：（一）廢約問題，（二）濟案，（三）甯案，（四）漢案，（五）關稅問題，（六）反日問題。而這幾項問題中，因濟案關於撤兵問題，日方始終爲難，卒至談判停頓，形成一篇永無解決之期的大

懸案。

然而懸案之後，也有不少新問題發生。實則日方何嘗有所謂「誠意」來解決懸案，牠更企圖在這裏能夠火上加油。事實最明白，國民政府宣佈於一九二九年實行關稅自主，日本就首先反對，而關於漢口日本炮車肇禍案，當時若不是武漢三鎮，各界同胞的力爭，特別是在全「漢口工人對日罷工委員會」準備與日人作持久戰的表示下，結果決不會使「一場轟動全國之水案交涉」能夠解決。這是說，政府獲得民衆的援助，懸案自有辦法解決的。

懸案不決，中日問題自然會越變越壞。兩年之後，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就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以大刀闊斧宰割中國領土主權的預兆了。

從九一八到長城戰爭。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恐慌爆發後，跟着就波及到了日本，使日本資本主義受到致命的打擊，結果，中國又做了牠侵略的唯一對象。趁着

世界帝國主義在恐慌中掙扎，自顧不暇，中國「剿匪」的內戰正打得如火如荼的機會，借口於萬寶山事件的餘波，造出了挑釁口實的中村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軍以威脅的進攻方式，對進瀋陽開火了。

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侵略中國的事，本來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是足以為恥的，乃是中國的毫不抵抗，接着三個多月內，就完全失去了東三省。這件事，頗使日本帝國主義大為驚異，雖說牠這次的進攻，是與以前的種種軍事干涉不同，曾經有過充分的準備；但是這樣不戰而勝的順利的確出乎意料之外。在這樣一個優越的條件之下，怎能阻止日本不一鼓而下南京的氣焰，於是乃有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之戰。這次抗戰雖說因為限於局部的孤軍應戰，結果締結了上海停戰協定，但實際上多少也使敵人胆寒，知道一點中國覺悟份子的利害。不過大體上講，日本仍然享不抵抗政策的恩惠，得到政治上的勝利。同時牠更看出軍事的威脅，依然可以使

中國屈服。所以掉轉花槍，加緊完成大陸政策第三期征服滿蒙的計劃，隨即於一九三三年，再以大兵向熱河挺進，那知那守土有責的湯玉麟將軍，又是奉行『甘地主義』，不及一星期，熱河便完全失陷了，這又給日本一個『意外』，接着牠便張開血口，想一口吞下華北，於是以破竹之勢，向長城各口進攻。那知這時形勢稍有不同，不願作亡國奴的中國人已經到處興起抗日抵貨的怒潮，而一部分有捍國衛民精神的中國軍隊，如當地的二十九軍及中央軍關黃等師，在古北口與喜峰口一帶，給敵人以迎頭痛擊；然而不幸又以孤軍作戰，使日本勢力卒入華北，結果又簽定了塘沽協定。截至這時止，我們所得到的認識，是日本帝國主義一貫在軍事侵略的優勢下，達到勝利的目的。

從塘沽協定到廣田三原則。塘沽協定，雖然仍是中國的敗北，但畢竟靠了抗戰的力量，和全國人民的怒吼才保持了華北的領土。同時，使日方純軍事打前鋒的

政策受到阻撓。日本帝國主義得到這個教訓，國內的意見也非常紛歧，而英美在這時候，也怕日本過分危及牠們自身的利益，又哼起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老調來了。因此，日本統治者爲了保持他永遠的勝利，就改變令人可怕的軍事侵略，實行可能誘惑中國的『軟化』工作，想借此機會，一方面把既得的權利確定起來，一方面又展開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礎。塘沽協定成立後，在軍事上日本在所謂華北停戰區域中已解除了中國的武裝，而牠自己却獲得自由行軍的便利；在政治上却借此要挾中國當局承認『滿洲國』在經濟上，又打出『中日經濟提攜』的好聽招牌，想把中國從經濟的侵略上轉化爲日本的殖民地。同時，這也正能迎合中國一部份人的心理，掩蔽着中日問題的真實性和嚴重性。在文化上，更巧妙地談起『同文同種』，唱出『中日親善』的油腔滑調，要求中國當局取締抗日排貨運動。果然，這些誘餌，畢竟迷着了有權力的中國人，這正像熱鍋上的螞蟻，遇到一瓢冷水，致命

的危機，雖說，得到暫時的緩和，可是陷在水坑裏掙扎，依然沒有逃出敵人的天羅地網。

日本帝國主義這種『軟化』政策的成功，是使得中國正走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又稱長期抵抗）的階段。這樣在中國，一方面，可使民衆發生許多幻想，以減低積極反抗的力量；一方面，可使中日問題不致馬上擴大以增加當事者的窮於應付；但是在日本，却一方面在疲勞之餘可以換一口氣；一方面又能培養政治上，經濟上的新勢力，從容地佈置再進攻的準備。這樣當牠想要挾中國作喪權的行爲的時候，牠就可以隨時小動干戈。所以這個時期，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是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政策同時向中國進攻，不過其中是以經濟爲掩護，以軍事作中堅。換句話說，就是一個軍事行動的結果，並不馬上把牠擴大，只作攫取其他方面的優勢的條件；等到這優勢完全形成之後，才又來一個軍事行動。這配合着中國的一面交

涉一面抵抗，簡直成爲一幕絕好的雙簧戲。這裏，我們只須看從一九三四年的察東事件至一九三五年的河北事件，便不難明瞭。河北事件的結果，日本在華北的政治勢力伸展得多麼大，所以何梅協定，連中央軍與國民黨都退出河北了。而日本帝國主義在這時，早已根據東三省培植傀儡政權的經驗，一方面佈置了冀東的偽組織，一方面進行冀察脫離中央的自治運動，這使命是由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負責執行，到了一九三五年末，『華北自治運動』公然在『一面交涉』中具體地出現了。

然而這個政治上的陰謀，必然激起全中國人民的反抗，於是華北增兵以威脅中國政府的結果，借口『華北經濟提攜』的美名，和實行『共同防共』的口號，正式抬出了兩塊招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冀察政務委員會。那有名的廣田三原則，就是日本催生這些怪胎的符咒。到這時，中日問題更加嚴重了，已經由『征服』

滿蒙」進而征服華北了。

根據以上的情形，日本帝國主義由純軍事的進攻，進而爲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侵略政策，又算是獲得了勝利的凱旋！

從二·二六事變到綏遠抗戰。華北自治運動正在廣田三原則下鬧得滿城風雨的時候，由於發生了幾件值得注意的新事情，使中日問題發展成一種新姿態。第一，是中國政府對日政策多少發生了動搖，由於日本繼續侵略的教訓，使大家明白了侵略者的進攻是毫無止境，中國的領土主權實在日加危殆；華北如果一旦淪亡，全中國就會迅速地走上殖民地的道路。所以這個時候，內戰雖仍在繼續，但對外也不得不顧忌到，因而事實上始終沒有承認日方提議的『共同防共』政策，這的確是開關了今日國內和平統一的基礎。

第二，是中國人民，展開了大規範的禦侮救亡的運動，各地方救國團體的相繼

成立，宣傳組織的擴大，特別是學生知識份子的奔走呼號，從一九三五年末起直到綏遠抗戰止，真是成爲中華民國復興的一個預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籲深深地激起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的熱情，同時，使日本帝國主義爲之胆寒。

第三，是日本內部，在總選舉之後，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二·二六事變，使日本統治者間的矛盾擴大起來，特別是因對華政策問題，引起不少的糾紛。

第四是世界形勢也有了新的變化，蘇聯和平政策在東、西方都獲得成功，法蘇與蘇蒙互助公約的成立，建立了保障和平的中心堡壘。而與遠東有密切關係的列強，又特別注意中日關係的發展。尤其是英國在幫助中國幣制改革後，中國的國際關係爲之一變。

由上述情形看來，這個時候中日問題雖說依然是日方佔着優勢，但這種優勢絕不像以前那樣迅速順利了，而且廣田三原則始終沒有獲得圓滿的實現。這時期，

日方所採取進攻中國的策略，固然仍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同時並進，不過軍事的冒險已暫時降至次要的地位，而以政治的陰謀作開闢未來進攻的有利條件。例如，積極在各地組織或加強特務機關，不斷提出無理條件的外交談判，（如三原則以後的七大要求）慫恿中國內戰以破壞統一的陰謀，（如對西南事件）強調『共同防共』等等，便是明證。而且這一階段，除在華北軍事行動較佔優勢外，成都、北海各事件的威脅，都不能獲得『意內』的勝利。同時反促進全中國人民反日情緒的激昂，而這些事件也沒有像以前那樣一嚇就簽定喪權條約。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及至川越與前張外長幾次外交談判，全未獲得要領後，日本對華外交的敗北，又使牠作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了。驅趕牠培植已久的內蒙傀儡——德王向綏遠進攻，却又出乎意料地遭遇到守土有責的將士們的英勇抵抗，而且還大打敗仗，連

百靈廟大廟子，這些作傀儡根據地的地方，都被中國軍隊收復了；這時，中國人民擁護抗日的運動就這樣進入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中日問題到這時候，是發展到一個轉變期，這轉變期，是將來決定中國生死存亡的一大關鍵。關於這個我留待第九課中再來詳述。

三 歷史給了我們那些教訓

我們讀歷史不是要把沉痛的創傷，學習來作紀念的資料，而是要從許多血的教訓中，找出一個問題的前因後果，以作警惕未來知所補救的殷鑒。那麼，我們從中日問題的史的考察，得到那些教訓呢？

第一，我們知道日本侵略中國是一貫的，而且從來沒有停止過片刻，這是自日本資本主義發展以來直到現在都是正確的結論。

第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採取各種——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進攻方法，而且事實上達到牠「針針見血」的目的。假如把上面所舉的各點，加以概要的分析，那麼，可以得到幾個要點：

一、從根本的策略看，可以總括地分爲兩個階段——即軍事進攻的準備時期與軍事進攻的成熟時期。其目的都在於實現奪取中國的領土主權。所謂準備時期，是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選定一定的侵略對象之後，首先在各目的地，佈置政治上的勢力，攫取經濟上的特權，實施文化上的麻醉，隨時配合着軍事的要挾，等到這些力量有了基礎後，就是牠用武時期的成熟。因爲這樣，在用武之後，才能保持全般的勝利。而於每一軍事侵略行動成功之後，牠又展開新的準備時期，以便作進一步的侵略。

二、從侵略政策的運用上看，也可以分爲幾個階段。當日本資本主義開始發展

的時期，牠侵略的主要對象是台灣和朝鮮。所以在日本國內『南進』和『北進』政策都同時發生。然而這些地方，當時還是中國的統治範圍，而且是排外主義極盛的時代。新興的日本，要想奪取這些地方，就不能不以武力做先鋒，來和中國拚一拚命運。我們在上面敘述中日問題時，就提到過。但是那時的東洋小鬼，到底摸不清大清帝國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所以雖然一方面借口出兵台灣，和以武力強迫朝鮮政府訂立江華條約，但另一方面還必得遣使向中國詢問這些地方是不是中國能夠管理的。換句話說，當時，日本還不敢抱以武力來征服台灣和朝鮮的自信心。那曉得滿清政府對於這些事，却含糊地不加以注意，而任日本經營。這麼一來，日本在牠侵略的目的地上，很容易地培植了各種勢力，直到中日戰爭，不過是日本以武力作勝利品的担保條件吧！如果我們把這個看作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階段，那麼，這一階段侵略政策成功的特徵，是以軍事進攻為最後手段的。

第二個階段是九一八事變損失了東三省，這個時期，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以軍事進攻為前鋒的侵略時期。也可說是以軍事掩護和扶植其他侵略政策的時期。不過，我們不要忽略兩個要點：首先，是在這一軍事進攻之前，日本早已在東北佈置好了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勢力。田中奏摺中說得非常明白。(註)假如日本帝國主義沒有這種前提條件，牠無論如何不能保持強佔東北後的統治力量的。其次是在這一軍事進攻之後，馬上又佈置了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新」的勢力，如組織傀儡「滿洲國」，積極開發東北富源，建築軍事交通線，及施行奴化教育等，假如沒有這些條件，牠無論如何繼續侵略華北，綏東是不會那樣順利的；雖說中國的不抵抗政策是造成牠勝利的一個基本的因素。

如果把這一階段和前一階段的情形比較，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所採取的

(註) 參看拙著日本的大陸政策

手段是更毒辣的，所抱的野心是更堅決的，而中國所遭受的犧牲是更悲慘的。

第三個階段是長城戰爭失敗之後，日本雖想以一貫的軍事侵略來做開路先鋒。但事實上由於國內國際形勢的種種變化，特別是中國民衆抗日情緒的高漲，使牠們採用了政治、經濟、文化等侵略方式以掩護其軍事的進攻。實則牠是全面的採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同時并進的政策，這只要從前面所述史實中便能看到。這一階段，在綏遠戰爭爆發之後表面上雖打擊了牠顯著的軍事進攻，但實際上一直到现在，還是沒有本質的變化的，不斷發展傀儡德王的侵綏工作，便是明證。而這一階段，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無疑是比前次更爲毒惡陰險了。假如我們不看清楚這一點，上一次大當還是小事，然而整個中華民國的生機，將從此不易恢復了。

歷史給予我們第三個教訓，是日本帝國主義儘管橫行無忌，恣意侵略中國，但牠却也有顧慮甚至害怕的地方，這裏約可舉出三點：

第一是怕中國的『更生』，就是怕中華民族解放運動，進於實踐的階段，牠最怕中國民衆抗日的行動擴大，牠尤其怕中國政府在民衆擁護之下，停止內戰，統一全國，因而領導民衆起來作全國大規模的一致對外抗戰。這只要看綏東戰爭後的教訓便能明白。

第二是怕國際力量的干涉，自然尤其怕太平洋有關各國聯合起來，一至對牠的制裁。我們不必多舉例，只須看當英美重申保全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就會暫時收斂起牠明目張胆進攻中國的氣焰。當英美兩國唱出合作的論調時，日本馬上就會分頭接洽去分化牠們，特別是去和英國討價還價，以求驅得這隻老狐狸。同時，還高唱什麼『協和萬邦的外交』。而當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以防止侵略的空氣一傳出，日本的謀士，更多方設法來破壞。這些，都是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有着很多的弱點，不是毫無辦法對付的一隻出柙猛虎。

第三是怕日本國內的內亂。固然日本人民的反法西斯，反侵略運動是最能動搖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主要因素，就是日本統治者內部的意見紛歧，因而發生政爭，也能稍為妨礙牠侵略的氣勢。我們從日本幾次的政變過程中都能找到證明。不過這種政變，如果中國能認識清楚其發生的原因和其發展的結果，而從速作驅逐侵略勢力的實踐，才是有利的。如果依然幻想在這裏能夠得到苟延殘喘，那無疑還是只有最後的失敗。

x

x

x

x

根據上述各種歷史的教訓，我們自然會明瞭中日問題將來會達到怎樣一個地步？我們只有從過去失敗的教訓中，利用那些對於中國有利的條件，在這最後的緊急關頭，速作禦侮救亡的抗戰犧牲，中日問題才有最後解決的一天。

自學習題

- 一 中日問題可以分作幾個階段？
- 二 日本採用那些政策來侵略中國？
- 三 什麼叫軟化政策？
- 四 爲什麼日本有時不完全以軍事進攻中國？
- 五 從歷史上，能夠得到那些教訓？
- 六 什麼力量是最能打擊日本侵略的？

第四課 日本侵略中國的幾大口實

日本侵略中國，雖然是以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爲基本的出發點，但在這光天化日之下，強盜打劫，終避免不了世人的耳目，使人看出那是『不法行爲』。因此，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就必得打出巧妙的主意，把『侵略』辯護爲『正當』、『必然』、『合理』的似是而非的謬論。日本帝國主義所慣用的口實，大家都知道是『人口過剩』和『原料缺乏』，甚至不要臉孔地說牠自己是『東方唯一的文明國家』，是『安定東亞的勢力』，因而要作亞洲的盟主，向中國『宣揚文化』。這裏，我們不必論長論短，只把幾項要點，提出來檢討一下就夠了。

一 日本人口究竟過剩到怎樣一個程度

的確，日本人口增加得很快，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據統計所得，自一八七一年（明治維新以來）至一九三二年間，日本人口總數從三千四百八十萬增加到六千六百三十萬，這即是說，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六十年間，人口差不多增加了一倍。

這種人口增加，到不是不好的現象，任何民族決不會把這一點，作爲『敵視』日本的根據。世界上也沒有那一個民族，說日本人口增加，應該加以阻止或摧殘。然而這裏却發生了問題。這問題本來是發生在日本帝國主義本身，發生在日本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裏。換句話說，是發生在日本的統治階層爲了保持他們少數人的利益這一前提之下。但是他們不把人口增加作爲自己國內的問題來求解決；反而把這一問題，引爲向外發展侵略主張最好的藉口。

在英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候，老神甫馬爾薩斯就創造了『人口增加成幾何級數；食物增加成數學級數』的『人口論』，實則這是開闢資本主義向外發

展的奇謀，替英國地主紳士預備好一個『調虎離山』的妙計。學得『西歐文明』的東方小鬼，於是抄襲了這套濫調，就把『人口過剩』當作侵略中國的一個法寶了。

這法寶抬出來，果然有些靈應，不光是美國有人——如奧却特（Orland）先生一類的人——予以同情；就是中國的馬爾薩斯主義者也予以諒解；甚至有人替日本估計說，若再過四十年，日本人口必達一萬萬人，再過四十年則有二萬萬人。這麼一來，地狹人少的日本，如何容納得了。於是日本向外侵略，特別是對中國進攻，似乎真的是爲了『人口過剩問題』，而不是帝國主義在作怪了。

這些理論，我們姑且不去管牠；我們只須問日本的人口增加到底達到怎樣一個程度？

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國家，不算日本，比利時每平方公里平均有二五九人，荷蘭

有二三人。據一九三〇年的調查，日本人口最稠密的九州，也不過二一八人。若果拿日本國來看，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一七〇人，若果合全日本帝國來看，就只有一三六人了。反過來看，中國固然地大人稀，但是人口的密度有好些地方都是大過日本的。茲根據民國二十四年申報年鑑的統計，列表如下：

| 省市名 | 每方公里人口密度 |
|-----|----------|
| 江蘇 | 三〇五 |
| 山東 | 二四二 |
| 河北 | 二〇三 |
| 浙江 | 二〇一 |
| 河南 | 一九二 |
| 湖北 | 一七七 |
| 安徽 | 一五四 |

| | |
|-----|-------|
| 廣東 | 一四九 |
| 湖南 | 一三九 |
| 南京 | 一一、二八 |
| 漢口 | 六、六六七 |
| 上海 | 六、五九七 |
| 北平 | 二、一一二 |
| 威海衛 | 一、一六五 |
| 奇島 | 八一七 |

然而在日本北海道，人口密度平均每方公里才三二人。所以日本把『人口過剩』作為侵略中國的借口，實屬『於理不合』。

事實上，日本因為統治者的剝削，的確把日本的農村愈弄愈『貧乏』，人口繼續地增加，真也有些養不活『帝國』的大衆。但這只能怪日本的社會經濟制度不

良，而不能歸罪於人口過剩，更不能對地大物博的中國，硬來一個明火搶劫。然而日本統治者的代言人，却活活地抬出這樣的理論。Mr先生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德國政治經濟評論中，發表過一篇叫日本的貧窮與人口過剩問題的文章，一劈頭他就寫着：

『一位負領導責任的日本外交家，對柏林交易所日報記者談話，把日本這次的恐慌歸罪於日本『人口過剩』。他認為擺脫恐慌的唯一出路，只有求得新的土地。他說：『恐慌乃是日本向外發展的原因。』又說：『這次恐慌的主要原因，乃在於人口不斷增加。』所以他的論據是：『人口過剩，激成恐慌；恐慌激成向外發展；向外發展激成戰爭。』（以上摘錄大意，見時事類編第一卷第六期。）

但是這種理論，就連日本急進法西斯首領荒木貞夫，似乎也不好意思故意來

加以掩飾，他在告全日本國民書中曾經這樣坦白地說：

『日本人有沒有飯吃，我們無論如何自己總會想辦法的。就是沒有米，我們也會想方法製造的。對於現在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米糧，這點小事，我們也還有辦法增加生產來養活他們，縱使米的生產是不夠，我們就喝粥，也是可以生存的。』

那麼，很顯然日本向外侵略，不是爲了人口問題，一定有其他的根本原因存在了。所以上述的M先生，很乾脆地指出：『所謂人口密度，只是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人民的戰爭的口實，只是日本資本家地主統治階層恣意剝削日本工農的餘餅。』因此，我們如果把日本人口過剩問題，看作是造成中日問題的主要原因，那就剛好上了日本帝國主義代言人的『大當』。

二 日本原料缺乏的檢討

日本向外侵略，第二個慣用的口實，就是『原料缺乏』。不錯，日本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牠受了天然地理的限制，許多供工業生產品用的原料都不足，甚至一點沒有，這在前面，我們已經略為提到過的了。但是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在侵略別人的路線上來求解決呢？是不是就應該侵略中國呢？

關於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我們可以分爲幾個要點來考慮：

第一，硬搶他人的財產是強盜行爲。按現行國際法，兩個國家間的貿易關係，是非常正當的行爲。在今日交通發達的世界，『以有易無』誰也不敢非難。即以近幾十年來的中日貿易關係看，中國從來沒有拒絕過和日本交易，而且事實上，日本挾帝國主義勢力，處處都佔着上風。假如說這不足以滿足日本的要求，硬要把中國蠶

括進日本的版圖，作爲日本的殖民地，這只有當作破壞國際關係的強盜行爲，才能解釋。

然而這種強盜行爲，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幹過了，並且繼續地在幹下去。我們如果只圖和牠講『道義』，事實上一點用處也沒有。牠借口於『原料缺乏』，不光是用來欺騙日本的老百姓，使他們把反抗日本統治者剝削的視線轉移到對外侵略去；而且還能博得其他帝國主義的同情，因爲掠奪原料、市場和投資地，乃是一切帝國主義共同的特徵。不過，這還僅就侵略者一方面所打的主意說，會不會發生效力還難斷定。最可怕的是被侵略者那一方面，真的被這種理論麻醉着而給予『誠懇』的諒解。不幸得很，這諒解已經表現出來了，那就是在『中日經濟提議』聲中玩着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這一套把戲。這裏，我們且放開日本企圖把中國作爲牠獨占的市場不說，單就『原料缺乏』的日本來研究，也就夠費唇舌了。

第二，日本要的難道中國就不要嗎？不錯，中國有許多未開發的天然資源，牠自己不爭氣沒有把牠開採出來，這是事實；但中國之所以不能發展，原來就是吃了帝國主義的虧，把牠壓得翻不過身來。然而中國的必然發展，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終有一天會把侵略的帝國主義爆炸得粉身碎骨，不是空口吹牛，已經逐漸由中國大多數覺悟的人的血的奮鬥證實了，難道中國將永遠做一個半殖民地嗎？甚至會加速地被日本殖民地化嗎？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會走上新的途徑的，將來建設的新中國，難道不需要原料嗎？難道牠自己不應該享受其應有的資源嗎？即使退一步說，中國自己沒有開發牠的資源，也許需要日本正當的幫忙；但如果說日本缺乏原料，就應該以先進國的資格來征服中國，那只是帝國主義的理論。然而這理論正形成了『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這個公式，並且中日雙方有力份子正企圖把牠現實化。我們是中國人，不必替日本打算，日本說牠『原料缺乏』，難道中國却不『缺乏原料』

嗎？隨便舉個例來說：據民國二十二年的統計，中國的主要食品，五穀類入口達一二二、四八八、八一八海關金，紡織原料的入口合計達五二、五五七、三七四海關金；燃料品入口合計達七七、五〇三、二三四海關金。假如再看二十三年入口的情形，可列表如下：

| 項 目 | 數量(公担) | | 價值(金單位) | |
|-----|-----------|------------|---------|--|
| | | | | |
| 小 麥 | 四、六四九、四一九 | 一六、二二〇、九九〇 | | |
| 米 穀 | 七、七一〇、六一〇 | 三三、四三二、六三九 | | |
| 棉 花 | 一、一六三、二二三 | 四五、九三四、三三四 | | |
| 煤 油 | — | 二〇、二三二、二五〇 | | |
| 麵 粉 | 五九五、七四八 | 三、六〇一、一三九 | | |

我們舉出這些，不是要向日本帝國主義訴苦，而是證明中國也可以說『原料缺乏』，連『農業中國』的食糧也不足。假如借口『原料缺乏』就應該去侵略別

人那麼，中國也該成爲帝國主義了。所以借口原料缺乏問題，只不過是掩飾帝國主義的強盜行爲吧了。

在這裏，我們還應該考慮到：中國在目前，民族工業的發展，是很必要的。無論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是必需爭取的前途。這樣一來，日本所要的原料，中國自己更該要。所以把『地狹物少』的日本和『地大物博』的中國對比起來談是『不通』的荒謬理論，自然『工業日本農業中國』更是『不通』了。

還有，日本所謂『原料缺乏』，在牠本身是事實，牠利用這弱點，似乎是『善意』的訴苦，求人原諒，但其實這是最可怕的欺騙陰謀。試舉一個例來看。南滿鐵路理事長，代表三井銀行利益的齋藤說得很好：

『滿洲應成爲日本工業化底根據地。應利用滿洲底天然富源，把建立在紡織工業上的日本，變爲一個五金工業和化學工業的國家。應把原料加工製造

並輸送到日本去，在發展與日本紡織工業競爭的中國紡織工業上，日本所犯的錯誤，不得再在滿洲工業發展上，重覆演出。」

這很明白，日本所打的主意，是利用中國的富源來征服中國，以至征服世界，這在田中奏摺中已經講得非常清楚。由此證明，日本所謂原料缺乏，不是爲了別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征服中國。「中日經濟提攜」既然如此，大家還不當心嗎？

第三，日本把原料用在什麼地方？日本統治者說因爲「人口過剩」和「原料缺乏」，所以日本窮困到極度。那麼，我們要問即使日本得到了「原料」，日本人民是不是個個都會豐衣足食呢？事實告訴我們，以前的舊賬不必再算，單就九一八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奪取的土地資源，已經不少，爲什麼日本人民會更加窮困起來呢？

原來，日本帝國主義，把從中國搶去的一切東西，都當作少數統治者的利潤。牠

所需要的原料，主要的是拿去作發展軍需工業之用，造出吃不得穿不得的大炮，軍艦，飛機，以便逐步地血洗中國。這不是故意撒謊，這是事實。我們對於這一點，可以分作兩方面來觀察。第一是近幾年來，日本工業生產增數的，確是逐年增大的，在這增大的傾向中，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比輕工業來得更快，其中如銑鐵，鋼材，苛性曹達，硫黃，煤炭，原油等更是加速度的快。而這些原料，都是供軍需品用的。因此，有人這樣說：「日本佔據滿洲與熱河目的在於為大戰時創設並鞏固軍事原料根據地。」這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所謂『原料缺乏』原來是爲了準備『戰爭』。第二，日本的人民大眾，不僅沒有享受工業生產增加（其實是火藥增加）的福，反而更過着飢寒交迫的奴隸生活。工資是逐年減少，（自一九二九年起逐年減少百分之二——三）物價却逐年增加（例如米價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增加百分之十以上）。這樣看來，借口於原料問題來侵略中國，實在掩飾不了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矛盾的擴大所

以，假如我們不把這一點認識清楚，那就會被敵人由慢慢地自如地肢解，一下完全吞到肚皮裏。

綜合上面的情形看來，『原料缺乏』雖說是日本資本主義的弱點，是促成牠向外侵略的一個因素，但在日本現存制度之下，即使把『原料』拱手奉送給牠也不能解決牠本身的矛盾，阻止牠向外侵略——特別是侵略中國的。

三 什麼叫安定東亞的勢力

九一八事變後幾年中，日本侵略中國的確勝利了，東北的土地有八百多萬方里大，資源有煤，鐵，石油，食鹽，大豆，灰絲，甚至馬牛羊等數不清的多，再用『人口過剩』、『原料缺乏』來作征服中國的口實，似乎太嫌不夠了。於是日本統治者，又打出另外一個主意，創造一個新名詞——安定東亞的勢力。

的確，這是一個有力的名詞。東亞的和平秩序，在日本繼續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已經被破壞得體無完膚了。東亞需要安定，不可否認是必要的；但是要破壞安定者來安定，那很顯然是胡說。不過胡說有時也會騙得人相信，不幸得很，中國確有人想和『安定東亞的勢力』結合起來，不待言，這只是少數人，這是名符其實的漢奸。

我們在這裏，用不着先講日本帝國主義爲什麼要提出這個新口號，我們只要一查過去的歷史，想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最後目的是征服全中國，便能明白。所謂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勢力』，不過是配合某階段侵略中國的一個幌子吧了！

日本是『安定東亞的勢力』這句話，雖然在廣田口中才喊出，其實牠的基礎早已爲日本侵略主義家繼續建立起來，其中，還經過以『維持東亞和平』爲口號的階段！

遠在田中義一時代，就打好了這個主意，他在奏摺中說：

「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這很明顯是『造成』日本『獨霸東亞』的計劃。只可惜那時的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這樣的魄力，所以還只成爲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的一種理想！

然而這理想居然逐漸實現，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以『不宣而戰』對『不戰而退』順利地就搶得了中國的東北，所以當時日本陸相荒木貞夫就進一步把這使命具體化。他在一九三二年八月曾經這樣說過：

「日本不能以保障本國的和平爲滿足，和平應伸入全亞洲和全世界。東亞現狀需要日本干涉。在這點上，滿洲的活動，是極值得重視的。日本已完成其初步工作了。」

真是巧妙得很，帝國主義代言人，也會在嘴頭上講『和平』，好在荒木說這話的時候，日本在滿洲還只完成『初步』的工作，似乎還不會以『安定東亞的勢力』自居。但是努力侵略中國以求達到這一目的，却一天也不會懈怠過。

後來，不到兩年，日本在中國所攫取的利益更多了，於是成爲安定東亞勢力的條件更成熟了。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對中國與各國技術合作問題，曾發出這樣的聲明：

「日本對中國之態度，亦不必與各國一致者，此由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使命，不得不然。日本對於各國，無時不努力於維持增進友好關係，惟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在日本責任上單獨行之，乃當然之歸結。……中國如果利用他國來排斥日本，或竟用違反東亞和平之手段，或用以夷制夷之對外政策，在日本不得已惟有加以排擊。再如各國方面：……欲對華採取共同動作……日本在

主義上，不得不加以反對……」

這是有名的『天羽聲明』中的要點。很顯然，日本到了這個時候，已經再進一步把中國當作牠的奴才看待。牠不僅直接干涉中國的內政外交，而且對與中國有關係的各國都加以排斥了。如果再說明白一點，牠是企圖『把中國從國際共管的半殖民地變爲日本獨占的殖民地。』

不過，從整個聲明看來，其中還留有一些退步的地方，他說：『願與中國同時分負維持東亞和平與治安之責任，』又說：『對於各國，無時不努力於維持增進友好關係。』這些雖然大家都會明白是鬼話，但實則也有理由的。因爲那時候，日本自命爲『東亞安定的勢力』的條件，還不能說是完全成熟。儘管當時的中國，被日本打得頭昏眼花，英美諸國被日本擠得冷汗夾背，但假如大家真的來一個合作，共同對付這擾亂東亞和平秩序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胆子雖大，却不能不有所顧忌。所

以那時只好用威嚇利誘的方法，來欺騙中國的有份份子，要他們注意恢復『國內的秩序』，換句話說，就是要中國不把日本帝國主義當作敵人，而把當時『剿共』的內戰延長起來。同時牠又警告其他帝國主義，不要誤會日本是侵略中國，而是爲了保障『東亞和平』。換句話說，就是要別國不把日本帝國主義當作自己的勁敵，要確認牠是進行『反蘇』工作的前鋒。果然，這奇謀多少也發生了效力，使日本在『維持東亞和平』的口實下，繼續地展開了侵略華北的陰謀。

好容易，中國的內戰又延長到了西北，『維持東亞和平』的口號，似乎又不夠敷用了，於是日本新任外相廣田上台之後，便正式打出『日本爲安定東亞的勢力』的旗幟，所謂廣田對華三原則，就成爲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號炮。

大家都知道三原則的內容：一是要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二是要樹立中日『滿』的合作，三是要中日『滿』共同實施『防共政策』。如果說得更透澈一些，

就是在這時候，日本在中國處處勝利的條件，硬想強迫中國政府把一切都讓牠來安定，來管理，所以有人這樣說：『這簡直是企圖在日本軍事勢力所佔領的區域以外，用政治，經濟，外交的力量來統治中國』了。

我們從上述的情形看來，不僅知道所謂『安定東亞的勢力』是什麼東西，而且也知道牠有發展的過程，這過程是隨着日本進攻中國的步步加緊而達到成功的。假如中國有人主張歡迎這個『安定東亞的勢力』，不待言，他一定不是中國人，因為那是奸賊的希望！同時，每個有良心熱血的中國人，也必須認清這一點，才不致再上敵人的當。

x

x

x

x

以上是把日本侵略中國最常用，而且最易蒙蔽世人耳目的幾大口實，概要地加以分析。我之所以舉出這幾個口實，是要大家注意日本侵略中國的策略，除了最

顯明的軍事進攻之外，還有潛在的政治、經濟等進攻方式，而這些比較隱秘地滅亡中國的陰謀，一定要在巧妙的口實之下，才能騙得中國的一部份人，才能使陰謀容易成功。拿過去幾年來的經歷看，的確中國出現過許多配合那些口實的稀奇古怪的荒謬理論，這些理論，不想再在這裏加以批評，我們只須回憶孫中山先生給我們的教訓就夠明白了。

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告訴過我們，半殖民地國家受外來勢力的壓迫，除了武力之外，尚有所謂『人口勢力的壓迫』、『經濟勢力的壓迫』和『政治勢力的壓迫』三種。而且用許多實例，證明這幾種壓迫，任何一種都是可以『亡國滅種』的。所以，我們就上面舉出的日本侵略中國的口實而論，正是證明中國到今天，已經一步緊一步地受着日本軍事勢力的壓迫；同時還受着日本三種勢力的壓迫，而且這三種勢力已經達到一個極度，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現在正以全力，用各種侵略

方式對準中國展開天羅地網，除了直接用全國大規模的抗戰來衝破這個天羅地網，無論中國想用什麼方法，都是不可能解救『亡國滅種』的慘禍的了。在這緊急關頭，我們對日本帝國主義再也不能有任何的幻想，我們要切實地接收孫中山先生的遺教！

自學習題

- 一 日本用那些口實來掩飾牠的侵略？
- 二 爲什麼日本要用許多口實來侵略中國？
- 三 共同防共的意義在那裏？
- 四 何以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

第五課 日本侵略中國的策略

到今天，誰都看得很清楚了，日本侵略中國，不是用一種策略，而是用各種各樣的策略，並且還是同時採用幾種策略。

從整個的體系看，日本侵略中國的策略，一般地都認為是『大陸政策』。大陸政策的意思，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亞洲大陸，化爲日本的殖民地，首先，要把半殖民地的中國完全併吞。換成日本侵略主義者的口頭禪，就是『征服支那全土』。

大陸政策成爲日本侵略中國的骨幹，是盡人皆知的。田中義一做首相的時候，明白把它當作日本具體的『國策』。其實大陸政策，在日本跑上資本主義的階段，就開始發展了。因爲日本是一個島國，隣近牠的是亞洲大陸，所以牠要向外發展，就必然要以亞洲大陸爲對象，因而牠的侵略政策，就叫做『大陸政策』。

中日戰後，日本已從中國攫得了亞洲東北角上的朝鮮半島，我們可以說這是「大陸政策」的初步成功。自此以後，朝鮮就成爲大陸政策的根據地，從這裏可以展開侵略亞洲大陸的進軍要道，而大陸政策成爲征服中國本地的基本策略，也是從那時開始，從那時確定的。明治二二年與三一年曾兩次出任首相的軍閥山縣有朋，他可說是大陸政策的開山老祖。德富猪一郎在其所著公爵山縣有朋傳中曾這樣說過：

「公對於大陸政策，素有一定主張，爲第二次桂內閣之支持者。其最努力功績之一，以斷行併吞朝鮮爲經營大陸之第一線……」

及至田中義一時代，所謂「經營大陸之第一線」業已完成，而進一步侵略滿蒙的計劃已逐漸展開，所以他說：「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而他所謂「明治大帝之遺訓」就是

「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已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便征服支那全土……尙未實現。」

由此，可知大陸政策，就是滅亡整個中國的政策。

大陸政策執行到今天，似乎「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也可說是「實現」了，接下去的，當然是「征服支那全土」。但是要達到這一目的，勢必與在華有特殊權利的帝國主義一戰，而且還須得採取大包圍中國的政策。於是，在大陸政策之外，又添上了一個什麼「海洋政策」。這個政策，本來不是新貨色，早在日本佔據台灣時就建立了基礎；後來在二·二六事變後，正式由當時的海相永野修身在三相會議中，提出來作為與大陸政策同時進行的侵略政策。它的目的，除幫助大陸政策完成滅亡整個中國外，還企圖把全亞洲連南洋羣島在內，一併劃歸日本帝國主義的版圖。到了這個時候，日本的侵略是更加毒辣露骨了，是在水陸夾攻之下，向中國張開血

盆大口了。所以，我們現在說日本侵略政策的基調，已是弓開兩面的大陸政策和海洋政策了。

日本侵略政策的基調既已明白，那麼，牠在實踐的過程中，又用那些方式來完成這種使命呢？一般地說，是把牠分爲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個方面。不過，我們應該明瞭這種分法，是爲了便於說明，因爲實際上這幾種手段，都是爲了一個目的；而且在牠們之間，是互有極密切的關係的。以下想扼要的作一具體的說明。

一 武士道精神的復活

用大砲、軍艦、飛機向一個國家進攻，誰都知道叫『軍事侵略』，而且是有目共睹，似乎不必再加說明，也能明瞭。其實，軍事的侵略，並不這樣簡單，也不限於在一剎那的刀光劍影下表現出來。我們知道，軍事侵略的作用，在於以武力壓迫對方屈服，

以便獲得種種權利。這種軍事行動，在表面上，是不會持久的，但實際上却是繼續地加緊。以前日本用武力侵略中國，我們姑且放下不談，單在九一八事變後，已經玩過不少的花頭。除直接用火藥血洗中國外，我們還能找出許多事實。

第一，是建立軍事根據地。比方，瀋陽被佔後，日本即將當地的兵工廠、飛機場據為己有，而在那些地方，建立起牠自己的武力基礎。又如後來在長城各口建築飛機場；在天津、豐台趕造營房等等，這是屬於積極的一方面。在消極方面，如塘沽協定後，冀東十餘縣劃為『停戰區域』也稱『非駐兵區域』。然而這所謂『非駐兵』即是解除中國的武裝，而日軍却隨時可以在那區域裏面，自由行動。上海淞滬協定中關於駐軍問題，也是具有同樣的意義。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協定，更明白規定撤退河北省內的于學忠、關麟徵、黃杰部下的軍隊，及至一九三六年所謂『華北防共協定』成立，不僅不准中央軍開入冀察，而且說『應請日軍協助』，並規定日軍得駐

繫華北各鐵路沿線。這種用政治方式，擊敗中國軍力的對抗，實際上就無異軍事侵略的無形勝利；同時，在這種軍事的掩護下，使各區域逐漸脫離中國的領土主權的陰謀，也容易實現。

第二，建築軍用鐵道等。在表面上看來，建築鐵道，本屬於經濟侵略的範圍，但實際上日本所經營的，全是爲了便於作軍事的進攻。以前早已在東三省經營各種鐵道，田中奏摺中說：「此後必須以軍事爲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線，而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發達……」而最有名的吉會路，是田中認爲「樹立我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他說，「我既必須實行新大陸政策，故非急成吉會路不爲功。」東北失陷後，此種政策便更進一步，鬧得最起勁的要算滄石路的建築。現已延長爲津石路了。目前，日軍在察北、河北到處都建造供軍用的汽車路。另外，在航空方面，也在日本軍部的計劃下，打開了中日通航。以前，又有所謂由日本福岡

通至廈門的軍用航空線的開闢。總之，這些都是屬於軍事侵略方面的。

第三，特務機關的擴大。特務機關這名詞，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慘史上，不知道盡過多大的任務。那曾經發動『華北自治運動』的土肥原，他就是日本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這個組織，我們可以說是準備軍事侵略的發動機。去年底在鄭州破獲的『特務機關』，在文件中搜查出來的陰謀，不是駭人聽聞的嗎？日本已經在中國各地，都或明或暗地進行，而且許多地方都完成這種組織了。就在甯夏青海等邊僻之區，在內蒙的阿拉善旗等地方，都出現了這種怪物。

第四，軍事顧問的設置。這個陰謀，本來很顯然是軍事侵略的一種，但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很溫和的，因此就容易掩飾牠的嚴重性。事實上，這種『毒噬內臟』的手段，已在祕密的『華北防共協定』中，正式地規定過了。

我們舉出上列幾點，無非要大家明瞭，日本發揚武士道的精神，花頭多得，不

要以爲用刀槍砲火進攻才算是軍侵事略，不要以爲日本是停止了對中國作軍事的進攻。

二 實施自相殘殺的「以華制華」政策

說到日本對華的政治侵略，我們從過去一直到現在的歷史看，可說是採取「四字經」政策。即大家聽慣了的所謂「以華制華」政策。這個政策，在日本看來是有「事半功倍」的利益的，他的目的，在於造成中國的內戰，以消耗國力，破壞中國的統一，以阻止抗戰。而牠自己却可乘機而入，在軍事以及其他各方面都能收「不勞而獲」或者「犧牲少成功多」的實際效果。這種政策，雖說沒有軍事侵略政策那樣可怕，實則是更爲陰險的。牠可以使得中國永遠跑不出「外交路線」解決中日問題的圈子，使中國某一部份人老是抱着中日國交可能調整的幻想，以實

現牠『大陸政策』中既定的計劃。

現在爲了更具體地說明，大體上可分爲下面幾點：

第一，懲患中國內戰。關於這，以前的事實告訴過我們，在田中內閣時代，利用中國軍閥造成內亂的證據實在太多。最顯著的如幫助奉系軍閥造成一九二二年的奉直戰爭。而當北伐軍以破竹之勢，快要打倒北洋軍閥的時候，日本曾出兵山東造成一九一七年濟南的五三慘案，這雖是屬於日本軍事侵略的一種，實際上是企圖保存北洋軍閥的勢力，以打擊中國的統一運動，使內戰得以繼續延長。在最近幾年的過程中，日本挑撥中國內戰的方式更多，由所謂『剿匪』到『共同防共』的積極支持與鼓動，暫且不說，去年西南問題發生時，日本更多方設法離間，年末西安事變發生後，更不惜造謠中傷，企圖發動中國大規模的內戰，使中國自身減少以至消滅抗日的實力。所幸中央有識之士和全國民衆反對內戰的努力，國內得以轉禍爲

福，實現和平解決的手段，開闢全國統一的途徑。這件事，在今天想起來，實在是值得用來『以警將來』的。

第二，利用中國的少數民族與漢奸，造成分裂中國主權的局面。中華民族一般說是包括漢滿蒙回藏五族，其中以漢族的文化悠遠，有着雄厚的勢力，佔着長期的統治地位。於是日本乘機利用這種少數民族的關係，支持其形成獨立的政權，脫離中國的統治。而其所採取的方式，以前是誘惑各族的上層分子，田中在其奏摺中有過這樣的話：「滿蒙既爲舊王公所有。我國將來之進出必須以舊王公爲對手，方可扶持其勢力。」後來日本松室少將更主張：「惟有利用土著實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獨立之政權。」於是我們就看到直接完成的傀儡政權，如利用溥儀組織『滿洲國』利用德王組織『大元國』。在另一方面，又收買親日漢奸，作同樣的政治活動，如利用殷汝耕組織『冀東自治政府』，在福建也不斷有『華南國』的醞釀，據云

係利用鄭成功的後裔進行這個工作，一九三五年末至三六年春這件事就在日本也鬧得非常厲害。此外，更利用中國的親日份子，直接破壞全國的抗戰運動，和初步形成某一地域的自治運動。松室情報中有這樣的話：「目下先鋒的人材問題，已借專家技術者名義，加入華北政權下之政、軍、經、交各部門……」所謂華北政權，當然指冀察政務委員會，到現在，這個政權，幾已全部由過去親日的北洋軍閥的許多重要人物把持了。

第三，以外交爲緩和中國反日情緒的政策。按今日國際通例，外交談判爲解決一切糾紛的正當手段。日本深知中國的內幕，慣於利用親日及恐日份子，打出外交途徑解決懸案的招牌。這樣，一方面可使主張親日者有辯護的機會；一方面又使恐日者發生可能親善的幻想。然而實際上，却剛好相反，牠不但不能解決懸案，惟一的目的，是企圖確定既得的權益，和攫取更多的新的種種優勢。這裏，試舉一個例來

看。一九三五年四月，日本曾在上海舉行駐華總領事會議。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在其報告中有這樣的話：「其負有外交責任者，（指中國）惟知以不發生變故爲能事，含有懼我之因素，故帝國對華外交，因對方有此弱點，在無形中已獲得勝利。」接着他還舉出藏本失蹤事件他說：「在該案進行中，已有獲得意外收穫之希望，無如事後華方將藏本尋獲，致前項努力均成泡影。」而駐平代辦若杉的報告中，主張「華北一切交涉，仍探不卽不離之態度，就地交涉。」在松室情報中，又有「使中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對日觀念，紛紛映續，則收獲失地之企圖，逐漸消沉」的話，這些，都是很明顯地說明，外交談判，不過是完成政治侵略的一種手段吧！

第四，組織浪人收買漢奸。所謂浪人，乃無職業的日本游民。據說以前日本的武士，在封建制度破滅後，這種寄生階級卽流落爲浪人。近幾年來，日本浪人在中國的囂張，每天的報紙，都不勝其記載。日本帝國主義正是利用這種人，作擾亂中國社

會安寧秩序的先鋒。牠採取這種方式，當做政治侵略的一種手段。松室曾經對關東軍貢獻這樣的意見：

「培養爲帝國先鋒之浪人，深入華北內地作特殊之活動；吸收各地親日份子，而爲帝國消滅華北實力派之羽翼；鞭策華北，使其官民對帝國懷普遍的恐懼心……。」

他認爲浪人之所以能發生政治侵略的作用，大概根據下面的理由：

「大部分浪人之不法活動，中國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國官署抗議，因此浪人活動非常有力……滿洲全部，在帝國統治下，浪人活動已不需要，故宜全部取締。華北則不然，浪人活動之自由，較在滿洲爲順利，因此內地浪人與在滿洲浪人大多均趨於華北……浪人……無家室之累，有敢幹精神，充分利用漢奸通力合作……」

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日本侵略中國是無微不至的。而收買漢奸，是他們同時並進的工作。以前一二八抗戰時，浪人與漢奸的活動，真算得是『於帝國之功勞，殊難漠視』。（松室語）而在『走私』問題上，直到今天，浪人的『不法活動』實在太駭人聽聞了。

以上所舉各點，僅就日本在政治上侵略中國的要點而言，其餘的花頭太多，不勝枚舉，只要稍為留心，便能明瞭的。

三 「糖面毒藥」的經濟提攜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已根據種種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實行了經濟侵略。這是舊賬，我們暫且不去管牠。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以一貫的軍事政治的勝利，把經濟侵略降到次要的地位。但自一九三五年以來，因為中日兩國內部

及國際關係稍有變化，於是日本侵略中國的作風，又變爲以經濟侵略打頭陣了。那喧嚷已久至今還成爲中日間流行的一個口號——中日經濟提攜，顯示了特殊的作。而且，在這種作用上，中日雙方都有人以爲可以作爲『調整中日關係』和打開中日問題僵局的樞紐。實際上，這完全是騙術，是經濟侵略的登峰造極！

很顯然，中日經濟提攜的骨幹，是所謂『工業日本農業中國』這一有機的連鎖，前面我們已經提到過，指出牠是化中國爲日本殖民地的一種政策。這裏，不想多說，只就日本採取那幾種經濟侵略方式向中國進攻。

第一，商品傾銷與走私。任何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都以輸出商品濫泛被侵略國家市場爲主要目的之一。而日本却變本加厲，以前是用『傾銷』——又叫『探併』——政策來壓倒中國的工商業和與他國競爭；但是自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以來，牠更加無恥地採用『走私』——日本稱爲『密輸』——方法了。這不僅破壞中國關

稅主權；而且是違反國際公法的。這種『走私』的強盜行爲，到現在愈來愈不成樣子，毆傷海關關員的事件，層出不窮，就連把持海關權的英國人，都發急起來。而在『走私』的影響下，據統計，損失早已超出三萬萬元了。

第二，打擊和擾亂中國的金融。中日經濟提攜開始標榜的時候，日本就打算在上海首先組織統治金融的機關。那時，因爲中國正鬧白銀問題，日本非常嫉視美國，所以當中國白銀大批外流的時候，日本就拚命偷運現銀，後來一九三五年末中國在英國幫助之下，實行白銀國有，改革幣制之後，日本更以『走私』的方法，企圖吸盡中國金融的膏血，據說，匯山碼頭的日本人，在忙碌中體重忽然增加若干磅。（因爲身上挾運現銀；）不久以前，在兒玉（日本經濟攷察團首領）回國坐的船上，又查出『走私』銅元幾十萬。同時在另一方面，牠又想奪得中國金融的支配權，但可憐牠自己太窮，借不出現款；所以牠打出整理舊債作爲日本借給中國的新債，換

句話說，牠要挾中國，把以前許多未經中國承認的祕密借款（如西原借款）作爲對中國整個經濟界的控制方法。

第三，消滅中國的民族工業。這可從兩方面看到，一方面是日本將在華的工業（特別是紗廠）盡量擴充，以打倒華商；除增加資本外，又添增紡錘，據統計，日本在華紗廠共有四十四家，共計有一百九十四萬四千餘紗錠，三十四萬餘線錠，六萬八千餘工人，去年一年之內，盈利二萬萬元。單在上海內外棉各廠，每月可賺六十萬元。另一方面是收買華資紗廠，以消滅中國最低限度的民族工業。過去，在上海拍賣申新第五廠，與乎在天津收買裕源、寶成等紗廠，在唐山收買華新紗廠，在濟南收買魯豐紗廠等等，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同時，日本在華北組織的興中公司，是抄襲東印度公司，擴大滿鐵公司的陰謀詭計，想把這作爲用經濟侵略滅亡中國的大本營。另外，牠建立了各種各色妨礙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公司或工廠。而且利用漢奸去和

牠談「中日合作」、「共存共榮。」顯著的實例，如華北成立的什麼棉業合作機關之類。另外，在華北特別是在天津，日本已設有鍊鋼廠，造紙廠，毛織廠，製油廠，發電廠，麵粉廠並收買華商經營的慶豐，嘉瑞兩大麵粉公司等，只要留心每天的報紙，就能看到。在山東又設鍊硝廠。這一些都是實行大規模的經濟侵略。

第四，奪取鑛產，土地，交通等權利。把中國當做原料供給地，是一般帝國主義的目標之一。把中國作為人口過剩的移民地，更是日本的老計劃。奪取中國的鑛產權，舊賬已算不清，撫順煤礦給予日本的幫助實在太大。而最近鬧得頂起勁的是開發龍烟煤礦和收買柳江煤礦。至於土地權的攫取，以前是移民東北，後來是武裝移民，到現在是利用漢奸收買土地了。天津空地案至今猶未解決。說到交通，在華北有大規模的惠通航空公司，有一向奪在手裏的內河航行權，再加上鐵路，公路的建築權，中國的一切交通動脈，快都要握在日本的手內了。

總之，經濟侵略是日本侵華最持久而又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由過去的事實看，中日經濟提攜顯然是一劑「糖面毒藥」啊！

四 一個製造「亡國奴」的口號

日本對中國運用「共存共榮」的美名來實施經濟侵略，同樣，牠又用「同文同種」的口號，來實施文化麻醉。這裏只能指出兩個要點：

第一，實施奴化教育培養日本順民。不錯，日本在中國，也仿效其他帝國主義，借公益事業爲名，建立過許多文化機關。這種文化機關，最普遍的是採取設立學校的方式。田中奏摺中這樣說：「此後須擴張施設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教育人才，而造成東三省人民永遠親日之根本，此乃文化施設之第一要義。」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前，東三省已有很多專用日本文敎本的學校。據說在大連，中國話已經不

能『通用』一定要講日本話，這證明是受過十足的奴化教育的結果了。自東北被強佔後，這種文化侵略政策自然更正式普遍地流行起來。

第二，根本消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培養親日份子，造成日本順民，還只限一小部分人。日本帝國主義並不認為滿足，牠要『征服支那全土』，必須使每個中國人都喪盡他們的民族意識，才能達到圓滿的目的。然而這決不是日本用直接力量一下子所能做到的，因此，牠很巧妙地用間接方法來壓迫中國政府，第一步，是禁止一切抗日的運動與言論；第二步是強迫修改中國學校的教科書，不光是刪除有關抗日的文字，就連國恥紀念日都要取消。鐵一般的事實，東京中國僑民所辦的華僑學校，因為採用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會遭日本當局的查禁，校長被監視得像罪人一樣。試問這種辦法，是中日親善，文化提攜，還是要消滅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呢？

總之，日本所謂『中日文化提攜』，只有漢奸才會接受。牠的文化侵略政策，不

僅在麻醉現在的中國人，其目的要使中國人的子子孫孫都從此失去他們的靈魂，
永世作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而不自覺！

自學習題

- 一 什麼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基本政策？
- 二 軍事侵略的方式有那幾種？
- 三 日本會真心和中國走『外交途徑』嗎？
- 四 中日經濟提攜的目的在那裏？
- 五 中國應該怎樣對付文化侵略？

第六課 中日問題在日本

從前面幾課中，我們對於中日問題的前因，可以得到一個大體的概念。日本統治者借口於這樣過剩，那樣缺乏，在最近幾年中，總算把中國壓榨得夠了。那麼，我們要問，日本從中日問題——這個至今猶未能解決的問題——究竟得到些什麼好處呢？這好處到底是於日本的少數人有利；抑或解救了大多數在窮困交加下的日本臣民？在這裏，我們可以分做幾方面來觀察。

一 愈加窮困的日本經濟

有人說，日本的情形，真可用『外強中乾』四字來說明。一點不錯，日本帝國主義的外貌，真可算得是窮兇極惡；但是，一調查牠的內部，實在是一個窮醋大。牠之所以

「中乾」也就是因為牠要「外強」國內的財源，都被大炮、軍艦及其他軍需品吸盡了。

這裏因為篇幅關係，不能引用數字，只想提出幾個重要問題，引用別人或日本人自己說的話來看。

一、財政狀況怎樣？日本鬧赤字財政的恐慌，自九一八事變後，愈加擴大。此種「赤字」的填補方法，日本歷代的大藏大臣（財政部長）不知化了好多功夫。自犬養內閣停止金本位，實行通貨膨脹政策以來，到現在已經六個年頭，其間經過高橋（二·二六事變被刺死的日本國寶）馬場、結城，一直到現在的賀屋，財政政策，雖屢有變動，但其一致的趨向，都是在求得適應軍部軍事預算的增加。事實上日本財政收支的狀況差額極大，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赤字財政總在六萬萬元至八萬萬元之間。其補救方法，全賴發行公債，日本公債發行額，據云在高橋時代，每

年在七、八萬萬圓以上，以後每年要發十二、三萬萬圓，截至昭和九年十一月末的估計，已突破一百萬萬圓。而陸軍省又提出自昭和十二年度（一九三七年）起實行的六年計劃，要求增加三十萬萬圓軍事費，海軍省也以第三次擴充海軍案，要求增加海軍費。所以馬場時代，即以課大衆稅來補救，同時編成突破三十萬萬圓紀錄的預算案，這件事，在第七十次議會中遭受政黨的攻擊因而使廣田內閣倒台；繼任藏相結城出馬之後，雖說在總數上稍爲修改了一點，但關於軍事費却不敢變動一絲一毫，結城自己說，這是實行『準戰時的』財政編製，現在結城雖又下台，據新任藏相賀屋宣稱，財政政策仍遵循前閣方針。事實上，在軍部『發揚國威』的鑿鑿下，海軍又提出新要求，這樣，日本財政將遇到更大的難關，赤字差額更要增大，無疑是必然的趨勢了。

二、生產與貿易的狀況怎麼樣？的確，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工業生產的指數是

向上升的，前面已提起過；貿易狀況，一般也說『好轉。』但是幾年來的事實，連高橋藏相也不大相信。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在國會裏這樣說：「經濟活動的活躍，目前只限於特殊工業和出口貿易。換言之，這一活躍只包括我國經濟的一部分吧了。」同年四月日本銀行總裁 土方，也發表這樣的意見：「大體言之，工業並未見起色。軍用工業，定貨頗多，不過除軍用工業和若干出口貨外，工業中並未呈出活躍現象。」

幾年以來，日本所謂『景氣』都是建築在『軍需工業的繁榮』和『對外貿易的傾銷』上。據說日本軍事費中每年被放出於國營及民間軍需工業者有六成之多，所以受恆先生這樣說過：

「爲了軍需工業的繁榮，全賴軍事費爲之支撐，爲了輸出品工業的繁榮，全賴勞動大眾爲之做犧牲，於是只有一年年維持着龐大的軍事費與不斷地剝削勞動大眾，這就是形成近幾年來日本虛幻景氣的基本要素。」——（原文）

見世界知識第三卷第七號第三五一頁

三、日本人民的生活改善了沒有？日本統治者口口聲聲向外侵略，似乎是要解救日本人民的困苦。九一八以來快六年了，情形怎麼樣呢？第三課中關於日本的工資與物價，曾略為提及，這裏只想說一說占日本人口多數的農民的狀況。

日本農村的破產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在日本民間，流行「貧乏農村」的口號；在政府也不斷提出「農山漁村的救濟策」。一九三三年，日本農民的負債額已達一百萬萬日金，其中單是對高利貸者的，竟達五十五萬萬日金，據說自耕農與佃農中很多須把他們收入的四分之一繳作地租。在這種形式下，農民就只好「挺而走險」。前記日本某外交家，在柏林談話中有這樣一段：

「在地主與農民中間，不斷地發生鬥爭。農民對於地主不能履行他們的契約和義務。農民絕望的現狀，得在無數次的罷工，衝突，暴動等中表現出來。」

的確，日本所謂『小作爭議事件』逐年增加，據一九三五年日本經濟四季年報所載，昭和八年爲三千三百八十四件，九年爲四千四百五十八件，十年爲五千五百十二件。同樣在勞動者方面，罷工的鬥爭也是非常普遍的。這一些是說明日本帝國主義所造成的中日問題，幾年以來，對於日本人民不特沒有半點好處，反而是更被剝削的。

二 愈趨法西化的混亂政局

中日問題在日本，不僅引起日本資本主義的矛盾加深，就在日本的政治上，也發生很可注意的影響。

一個最明顯的事實，就是日本政治機構的日趨法西化。而這種法西化的進程，不單是表示對日本大眾的壓迫加強，而且打擊日本的民主政治，消滅日本人民的

整個自由。日本軍閥在進攻中國節節勝利的淫威下，氣勢的猖獗，簡直不可遏止。九一八事變以來，在『非常時』的口號下，日本大眾的自由已經被剝得體無完膚，現在是輪到自由主義者身上來了。

從一九三二年五·一五的事件，犬養首相被日本少壯派軍人暗殺起，經過二·二六事變大殺元老重臣，七十次議會中的糾紛，到現在為止，日本政權是逐漸由漸進的法西化，達到最後的階段，再進一步，便會成爲東方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了。固然，日本的軍閥，盡人皆知他們的專橫，不過從整個日本看來，還不能算是他們獨家的天下，就在他們之間，也因爲主張的稍有不同，有所謂『少壯派』與『穩健派』之別，但是決定日本政治前途的關鍵，已不在他們，而在與他們對立的反法西的民衆與自由思想那一方面。在中日問題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傾向，就是中國的抗戰，可以使日本內部發生變化。這裏想把日本的政治勢力，作幾方面來看。

一、日本急進法西斯，以少壯派軍人爲代表，投資軍需工業的大財閥爲後台。得到受軍國民教育的欺騙的國民的擁護。他們自然想一下奪取政權，但在人民的反法西斯運動與因另一部統治者的意見紛岐的情勢下，一時不能馬到功成。

二、日本漸進的法西斯，以穩健派軍人爲代表，金融資本家及其他產業資本家爲後台，得有產政黨的支持。在調和日本內部的矛盾條件下，正掌握着政權。

三、日本大眾的反法西斯運動，以多數人爲基礎，得無產政黨（這個名詞是日本特有的，並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的支持，正展開了所謂『人民陣線』。

日本混亂的政局，就是在這三種力的鬥爭過程中演變着。近幾年來，一、三兩種力是站着絕對對立的地位，各自發展；第二種力在本質上是與第一種力接近，但又怕發生更大的革命紛亂，同時，牠的內部關係也很複雜。所以牠顯出特殊的作用。比方，政黨代表揭出倒閣口號時，無疑是能獲得第三種力的贊助，但是因爲這只跟

於政見上的稍有不同，所以又不能與第三種力完全結，合結果，還是與第一種力折衷，保持着統治者的地位。

從這種情形，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在這極其矛盾的現象下，中日問題如能發生一個新的變化，即是說中國能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最大的打擊。日本純法西化的過程至少是會『延期』的，而日本人民的反法西運動却可能得到長足的進展；漸進法西斯中的某一部分是可能因動搖而與第三種力接近，使日本爭取自由，降低軍閥氣焰的作用迅速加強。目前的事實，表明政民兩黨的活動是走的與法西斯妥協的路。不爭取日本人民陣線的普遍擴大，是不能動搖日本法西侵略主義的基礎，充其量也不過暫時發生一點牽制的作用吧！

所以，我們要從中日問題中，去看日本政局的動向，以後才能明白中日問題不是會得到解決。

三 日方對中日問題的意見

日本內部既有各種不同的勢力在那裏鬥爭，因此，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也不一致，在大體上可以分爲三種：

一、急進法西斯派的意見。他們的主張，無論對國內國外，都主張『強硬』，用壓力，對內以權威鎮壓或消除革命運動，統制思想輿論；對外以武力發揚『帝國』精神，『征服支那』。所以他們只要求一個『強力內閣』來執行這些任務。關於這一派，似乎不必再加解釋，很明顯是道地十足的軍國主義的侵略者。因此，他們所謂解決中日問題，只有一條路——中國成爲日本的殖民地。

二、漸進法西斯派的意見。這一派因爲構成份子有着各樣的人物，意見並不完全一致，不過，他們共通的信念，是對內消除統治階級的矛盾，用『庶政一新』來

欺騙大眾；要求『舉國一致』的內閣；對外打開『日本孤立』的現狀，以一元化外交政策爲基調，放出所謂『中日國交調整』及『協和萬邦』的口號。他們對於中日問題，是非常放慮的，不像急進法西斯，一味採軍事侵略的方針；他們主張硬軟兼施，用各種方法來侵略中國，特別是當中國抗日運動抬頭時，他們就談『經濟外交』。再說明白一點，他們對於中日問題，根本上是不想求得解決，以便逐漸化中國爲日本的殖民地；不過，在步驟上，他們希望用外交的方法，凡能獲得承認『既成事實』與『新的權益』的，可以把它解決，但必須留下懸案，或新製事件，以便造成新的中日問題，這樣一來，不斷地舊問題與新問題成爲一條紐帶，結果豈不是可以『勒死』中國嗎？這裏，我們不必談屬於這派的軍閥意見，因爲那是不言而喻的，我們只要看一部分政黨的意見，也就夠明白。

現在，先舉右翼國民同盟總裁安達謙藏爲例。他在時潮新年號內，外交失敗的

大罪中會說：

「維持東亞和平，乃我國對全世界之使命，此種重大使命能否完成，在於能否使滿洲國完全發育。滿洲國成爲我國生命線的理由就在這裏。所以我國爲了滿洲國的發育，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同時，調整對蘇對華的國交，以圖彼我之親善，不僅在確保東亞和平上爲必要；而且我國爲了貢獻世界和平與人類福利的增進，也是理所當然的。」

「若果真要結成日華親善，首先對於中國四萬萬民衆，須致力與以生活安定之途徑，而抗日思想却必得施行使彼等知道是導入不幸的，和使彼等充分理解我國除圖謀世界和平與增進人類福利外別無他圖的工作。」

這種欺騙的麻醉方法，就是他們認爲解決中日問題的妙計。政友會總裁鈴木也說：

「我國近時之外交，不待言以調整日滿支之親善爲基礎，而置重心於確立東亞政策。所以我國依此不動之信念，不得不向完成公正的目的邁進。」

所謂東亞政策，很明顯是獨霸東亞，『征服支那』了。

由此看來，日本穩健派對中日問題的意見，同樣是不存『善意』的，我們得特別當心。

三、日本人民對中日問題的意見。固然日本人民中，在軍國主義的教育下，有一部份也是侵略中國的信徒，但一般說來，大多數是同情中國的抗戰的，就在自由主義者中，也有不少反對過分侵略中國。因爲日本的輿論統制，非常嚴厲，人民發表意見的機會非常少，代表他們的公開政黨，對中日問題，還不能發表有力的意見，他們只能在反對國內法西化的努力上，表示一些意見。實際上這種反法西的運動，間接就是打擊侵略主義的，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本人民對中日問題，在本質上是和

日本統治者不同。這裏，從零碎的消息中也能找到，現在試舉一二例爲證。

一個叫大島四郎的日本人用世界語給中國的朋友的通信中，表示這樣的意見：

「我相信，讀者諸君一定非常盼望聽聽日本人民對於中國民族解放，對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意見的。我現在寫的雖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是我知道，同意我的意見的日本人，不論在那裏都不會缺乏的。……因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自然遭逢了一個極大的不幸，然而日本人民又得到了什麼呢——只有更加加強的壓迫……這是我們親自體驗到的。中國爲好些帝國主義所壓迫，而其中尤其是日本頂富於侵略性。中國人民首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完全正確的。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和日本人民的共同敵人，所以，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也就是日本人民的勝利。因此，我們日本人民很願意幫助

中國的救亡運動，中國的朋友們，我們拉起手來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吧！」（以上摘錄大意，譯文見世界第一卷第十二期。）

另外，日本有名的政論家室伏高信，他在中日文化創刊號上，發表與中國青年書中有這樣的話：

「日本與貴國之間，現在，決沒有保持着愉快的關係，我不打算在這裏來議論其原因何在，即不議論，然有心的人，自會知道其所由來究竟在那裏……我想問一問日本和中國這東方的二大國民。這兩大國民在最近幾十年，是不是曾經深深地互相諒解而努力呢？抑或是努力互相中傷呢？……我決沒有想藉此迴避日本的責任。在日本有帝國主義者，而且他的勢力，有不容易拔去的，在日本人中，理解日本的真使命——真的成爲偉大國民的途徑，不是帝國主義，而是必須爲解放而努力的人，實在是少。我以此爲日本悲，也爲貴國悲。我這個

話，也許要受日本一部分好戰一方面的意見者的非難，但我甘願領受……」這雖然是日本自由思想者一方面的意見，但這種意見，總多少可表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意思，而且表明日本國民的願望，是在什麼地方了。

所以，我們綜合地說，日本國民及有識之士，對於中日問題是想求得澈底解決的。因此，在我們看來，這一類的人才是中國的友人，才是真正『中日親善』的支柱。

自學習題

- 一 日本侵華對於日本人民有無好處？
- 二 日本政治機構爲什麼會更法西化？
- 三 日本統治者能不能和中國談親善？
- 四 日本人民對中國抱什麼態度？

第七課 各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

中國已經是世界的中國了。而中國又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環繞在她周圍的有資本主義列強，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社會主義的蘇聯。中日問題到現在愈加紛亂，對於世界各國都發生直接間接的影響，到底牠們對於中日問題，抱怎樣一種態度呢？這裏不容一一詳述，只想把那最有關係的，大體上分爲幾類來說一說。不過要聲明一句，就是各國人民大半是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同情中國抵抗，而且希望用集體力量來制裁侵略者，這已用不着再說。這裏是專說各國官方的意見。

一 猶豫徬徨的英美

誰都知道，太平洋上帝國主義的鬥爭，英美日成爲鼎足之勢。中日問題，是日

獨走上風，必然威脅英、美。因此，英、美對於中日問題，就不得不特別關心。但是牠們關心到怎樣一種程度？牠們是否採取同樣立場？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中國有不少的人，在日本日甚一日的侵略下，都希望英、美出來撐腰，而且相信牠們是一定肯出頭幫忙的。

九一八事變後到現在，英、美兩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根本上是沒有改變的，只不過在枝節上，臨機應變地有許多修正吧了。這種修正的程度一般說來，是逐漸進步的。

英、美對於中日問題，有一個共通的態度，就是承認日本是侵略中國。但牠們都只希望日本不要損害牠們在中國的權益就得。換句話說，牠們是站在自己有利的立場，就是予日本以『特殊利益』，犧牲中國也在所不惜。然而這只成爲牠們的理想，事實上，中日問題是被日本包辦的，牠要排斥其他國家的干涉，首先是打倒英、美。

的勢力。由於幾年來的教訓，日本的得寸進尺主義，才使得英美逐漸局部改正牠們的遠東政策。

英國對中日問題的根本態度，由事實證明，是以『維持現狀』為基礎的。這個『維持現狀』是英國的世界政策，而牠的意義，並不是『維持』所有的『現狀』，只不過『維持大英帝國的現狀』，即是說，只要能保持英帝國主義的既得的利益，什麼牠都願承認或默許的。

美國對中日問題的根本態度，是根據牠一貫的『門戶開放』政策做出發點。如果再說明一點，就是只要日本能夠容許美國插足遠東，特別是在中國，分得一杯羹，則美國可以干涉日本的行動的。

然而，問題並不這樣簡單，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目的是要併吞中國做殖民地，而其所採取的步伐，又是一步一步地加緊。這樣，在英美看來，是與牠們的理想

大相逕庭，不能不有所戒備。我們所看到的，是牠們共同的信條——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九國公約第一條第一項）而表現於事實上的，就是所謂『不承認主義』，即不承認傀儡『滿洲國。』

很顯然，這是『聊勝於無』的辦法，幾年來『滿洲國』在日本的一手把持下，已經無須誰來『承認』了。而且日本更進一步在內蒙，在華北都用同一方法來進攻中國了。這樣，又使得英美發急，態度稍為強硬一點，隨時都放出英美合作一致對日的空氣，（特別是美國）可惜這只是『空氣』，嚇不退日本的『既定方針』。

以上是將英美對中日問題的共同態度，略加說明。比較起來，美國的態度較英國要『硬』一點。以下還想分別加以說明。

先從英國說起。英國對日本的侵略中國，與其說是『容忍』，勿寧說是『放縱』甚至『鼓勵』。造成這種傾向的基本原因，可以說根據三個要點：一是反對蘇聯；二

是阻止中國的解放；三是英美矛盾大於英日衝突。而在事實上，英國對中日問題態度的演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上海戰爭，英國完全根據上述三點出發，不想干涉日本的行動，只想日本不將問題擴大，同時尊重英國在東北的利益，就算滿足。這只看當中日糾紛提到國聯時，（那時是全由英法支配的）國聯雖然有要求日本撤兵的決議，但卻沒有擔保執行的條件，沒有引用國聯盟約上的制裁方法；後來英國保守黨在是年十一月總選得勝，內閣改組，西門出任外相後，英國的態度愈是卑鄙。那時候，國聯在巴黎開特別會議，西門所提出解決中日糾紛的辦法，竟說「中國當尊重日本在滿的一切權利，立即與日本直接交涉。」這是多麼可恥的啊！

第二個階段是從一二八到中國幣制改革。在這個階段中，變化儘管多，似乎英國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在對美的態度上稍爲有點變更，時時借英美合

作來虛張聲勢。而其最大目標，在於保持牠在華的優勢，牠所採用的方法，是從奪取中國的經濟權着手。但是牠同時抱着一種幻想，就是千方百計設法和日本妥協，把念頭轉在英日對中國的和平分贓上。其間經過情形大致如下：起初是僅僅注意英國在東北的利益派遣以李頓爵士為首領的調查團；接着被日本開放滿洲，歡迎他國投資一句話謎住，派出滿洲經濟考察團（同樣，美、法都有過）；後來日本又侵入華北，宣言不准他國干涉中日問題，並連投資中國都不允許，這樣，英國就急煞了，才派經濟顧問李茲羅斯到中國來，結果，完成了中國的幣制改革，使中國滾進英鎊集團。然而羅斯却厚起臉皮兩度到東京去講條件，硬碰了日方的大釘子，才回到倫敦去。所以這個時期，英國完全是着重在經濟利益。無怪史汀生在遠東的危機中說：「他們的目光中只知有遠東的商務。」

第三個階段是從中國幣制改革到現在。 中國在幣制改革後，使中國走向與

英國更加親切的道路，因而在政治上也多少受英國的影響。英國的根本政策雖沒有改變，但作用確是加強了。同時，這個時期，在英國考慮中的中日問題，似乎也偏重於對付日本那一方面，其後經過西安事變，英國的態度，更加顯然，牠力主和平解決，這從英國在上海足以代表半官式的輿論機關——上海字林西報當時的言論中，也能看出。不過，應該注意的是西安事變解決以後，英國的對日態度，在日方的誘惑下，又有英日談判的進行。這個談判，英國雖然一再聲明不損害中國任何權益，但日方的口號是「吾人（指日本）華北，大不列顛華中，華南」，這使英國保守黨的外交家又發昏了。截至現在止，英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還是幻想走英日妥協的路，不過可能在某種條件下（如日本再進一步侵略中國），使牠轉變得積極一點。

以上僅就英國對中日問題的一般態度而言，（而使其造成這種趨勢的國際關係，與牠國內的原因，因篇幅關係，不能談到）其特徵是在猶豫徬徨的過程中，不

僅沒有建立有效防止侵略的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這已由澳洲首相萊恩斯在英皇加冕後舉行的英帝國會議中提出）的企圖，就連與美國合作也沒有決心。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其次再講美國與英國主張，其不同之點，是不像英國一味想和日本講和平分贓，而在於根據事實的教訓，認識日本的眞面目，不僅在侵略中國，而且是企圖獨霸東亞之後，總拖着英美合作以制日本的態度。這是一般所謂日美政治的對立，是大過於經濟衝突的根據。美國對中日問題，也曾經有過種種不同的態度，大體上是可以史汀生主義作代表。史氏去年出版的遠東的危機，可說是表明美國對中日問題態度的張本。他在該書結論中說到美國政府對中日紛爭有兩個最大的目的：

- 一、美國與中國向來就訂有不少進步的條約，美國政府當盡其相應的責任，以保持中美將來的關係；

三．大戰後所訂的多邊條約，其中有兩個，美國都是締約國，對由此建立以維持世界和平的共同行動的組織，美國當保護其基礎使不致毀壞。

這說明美國對於日本破壞中國領土主權完整是抱保持『條約神聖』的態度，即是主張用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來制裁侵略，同時，認為中美關係是不能不使其更緊密一些。（本來美國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已占優勢，國民政府中有美籍顧問。而在中國的經濟勢力，又有建設航空電台等特權，後來又有棉麥大借款。）有人說，美國對東北以及中國的商務利益，都不及他國，因此，可能對日本讓步；但在帝國主義爭霸遠東的觀點上，美國是不能坐視的。這種說法，不是沒有理由，因為美國如不能使其政治勢力在中國擴大，經濟利益是無從保障的事實上由於美帝國主義在中國佈置的勢力較他國為晚，自然遠不及英國。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初發生時，美國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獨霸遠東的序幕，而以爲只在奪取滿洲的優

勢，特別是經濟的利益，美國許多庸俗學者，都曾予日本以同情，認為日本應該獲得原料及安置過剩人口的地方。因此，美國對於九一八事變當時所抱的態度，還不及英國積極。我們在遠東的危機中，可以看出美國態度的演變過程。

起初，美國相信日本發動滿洲戰爭只是出於陸軍之手，當時美國在幣原「萬邦協和外交」的陶醉下，以為日本穩健派的政府（指當時民政黨的若槻內閣）是會對不受內閣統屬的陸軍加以制止的。而日本政府關於滿洲事變的公開聲明，又謂「日本並無領土野心，目的只在保護以資本與勞力經營和平事業……」於是美國被騙住了，當中國將中日糾紛提到國聯，請求解決時，美國就抱「援助東京穩健派政府」和「一不得當，實有形成日美對立的危險」的態度。那知日軍又進攻錦州，接着日本民政黨內閣也被打倒，這時美國才提出「強硬抗議」；後來，日本進兵黑龍江了，這才使美國覺悟到：「事勢至此，普通外交的手段業已無望，我們保全

穩健派的政府藉以制止橫暴分子的活動，現在是再也不能繼續了。」及至上海一二八戰爭爆發，美國就更覺得非抬出九國公約來號召，不足以制止侵略，而且「美國主張對日經濟制裁的聲浪，已頗為普遍。在開會的議會中，有數議員要求應與總統以實施經濟制裁的權力。」自此以後，日本不斷地向中國進攻，美國的認識似乎也愈加堅定，但總不外以非戰公約和九國公約做招牌；在羅斯福就任後，美國是採用「白銀政策」來爭取在中國的優勢。

從這裏，我們看到美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可說是一步比一步緊張。但牠從未給日本以有力的打擊。據史汀生全書一貫的意見，都說是因為英國不能和美國合作。事實上，直到今天，九國公約已被日本毀滅無遺了。

總之，美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不是沒有看清日本的侵略，而是視牠自己的利益而變化。所以，牠還是和英國一樣，猶在徘徊過程中，最近澳洲總理提出建立太平洋

洋集體安全制，據華盛頓方面的消息，說美國目前對此問題，尙未準備考慮，這也就夠證明了。

此外，我們還得說到法國。法國在遠東也是有密切關係的。牠是國聯支柱之一，對中日問題，最初是和英國一鼻孔出氣。那時，法國還是歐洲反蘇聯的先鋒，後來，由於德國的整軍經武，使牠變更了政策，反而與蘇聯攜手。但從此，她因為歐洲問題已感麻煩，對於中日問題，殊覺冷淡。據她的處境說，反對侵略者已成爲最高的信念。所以，就現狀看來，她對於中日問題雖少表示意見，但反對日本，同情中國的趨向，却是無庸懷疑的。

二 狼狽爲奸的德意

對於中日問題，在帝國主義方面，另有一種新的現象發生。這新現象是因着國

際關係的轉化才形成的。大家都曉得，伴着遠東方面中日問題的發展，歐洲也不斷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德國從重整軍備到武裝侵入萊茵區域，和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是說明西方侵略主義者的抬頭，無論東方的日本，西方的德意，牠們總算是破壞和平的忠實同志。牠們爲了要把世界的人類都拖入戰爭，彼此呼應，自然是理所當然。我們指出這一點，是要大家明白，在目前，中日問題，已被西方的魔王當作發展牠們侵略勢力的一個條件，因此，德意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的了。

德意目前對於中日問題，不僅企圖使牠延長，並且要使牠擴大。事實很明白，去年末日德已正式締結同盟，日意已正式成立協定。這表明西方侵略者幫助東方侵略者，中日問題的前途，自然愈加可怕起來。這裏，我們還得分別略加研究。

首先，德國在歐戰後，牠的勢力早已退出遠東，一九二六年，得英國提拔才加入

國聯。九一八事變時，牠還站在無足輕重的地位。但是在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攫取政權後，情形就不同了。當德國重整軍備受到國聯的干涉時，於是希特勒借口中日問題，因國聯無法處理，使日本退出國聯，德國也照樣宣告退出。以後，便不斷造成歐洲的紛擾，把歐洲問題和遠東問題配合起來。到了一九三六年，一個最醜惡的事件發生了，那就是德國和『滿洲國』締結商務協定。大家都知道，『滿洲國』是日本偽造的，是中日問題的本題。德國雖說沒有明白承認牠是合法的獨立組織，但兩方的代表能夠談判簽字，訂立商約，還不等於承認這個舉世『不承認』的私生子嗎？接着日德同盟在『共同反共』的名義下成立，這無異慫恿日本快些滅亡中國，以便進攻蘇聯。所以，我們可說德國對中日問題的態度，是一點好意也沒有。

其次，說到意國。牠在遠東的利益，雖不及英、美，可是比戰後的德國又要多一些關係。在帝國主義利害衝突的條件下，對於日本侵略中國，是不服氣的。一二八戰爭

時，意國也同樣對日本提過抗議；同時，因為日貨的傾銷，深入到非洲。有人這樣說，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事先還得到英法的諒解，因為讓意國負起排斥日本侵入阿比西尼亞的經濟勢力。彌爾金在其所作日意關係的緊張中也說：

「自某時期以來，意大利輿論界就以空前未有的注意去觀察遠東問題，特別是觀察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問題」——（見時事類編第二卷第二十四期譯文）

並且指出墨索里尼的女婿，前駐滬總領事齊亞諾（當時任墨氏情報處長，現任外交次長）造成了一種反日的傾向。又說墨索里尼也曾發表過一篇題為遠東的文章，他號召歐洲各國組織一條共同戰線來抵制日本的傾銷政策。自天羽聲明發表後，意國輿論不僅注意到經濟關係，並且公開宣言日本野心乃欲控制中國與各國間的一切經濟和政治關係，說這是與意國利益衝突的。由此看來，意國對中日

問題的態度，爲了牠自己打算，最初也是和日本對立的。

但是，自一九三四年末意阿問題發動後，情形就不同了。墨索里尼在國聯經濟制裁的威脅下，還發過牢騷說日本侵略中國，你們不去制裁，我難道不可以侵略阿比西尼亞嗎？從那時起，意國是利用中日問題來作辯護了，一直到日意協定成立，侵略者的互相呼應，花樣更是愈來愈奇了。

總之，在目前，德意是日本的幫兇，牠們狼狽爲奸企圖把中日問題擴大起來，使中國永遠不能翻身。

三 另一種態度的蘇聯

另外有一種與上述不同的意見，就是蘇聯的態度。大家都知道，蘇聯這個國家的性質，與帝國主義不同，牠是同情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的。牠的和平外交政策，不

僅是消極地爲了集體的安全，同時，還積極地反對侵略主義。因此，蘇聯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不待言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同情中國，甚至願意幫助中國。自中日問題發生以來，蘇聯的輿論自始至終都是這樣主張的。李偉斯（J. B. Lewis）在蘇聯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中說：

「蘇聯非常關心的是希望中國早日進到一個強力的統一的，能保衛自己不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一個不受日本帝國主義愚弄的強力的中國，是東方和平，因此也是世界和平的結實的保證。」

「蘇聯言論機關報紙如『真理報』和『消息報』對於一切傾向破壞中國統一的行動，都立刻斥之爲幫助日本侵略。關於西安危機，蘇聯最後的電報表示，牠確信並希望獲得某種可敬的和解，這樣才可以防止發生內戰和加強中國全民族的統一。」

但是，有一點最容易令人誤解的，恐怕要算一九三三年中東路的出讓問題吧。這件事，在蘇聯伊士威斯吉亞報上曾經發表過很好的意見（可參閱時事類編第一卷第四期），他們認為中東路出賣，是有種種理由的。最主要的是爲了『保障遠東的和平』。因爲那時蘇聯的處境非常困難，就連英國經濟週報也舉出希特勒在德國登台，一變而爲反蘇的先鋒，英國因莫斯科英籍技師審判事件，對蘇聯大起衝突，而「英國保守派素站在日本方面，若日人一旦轉而去反俄他們定能博得保守派的贊許的。」這樣，蘇聯本身的危機便不可想像了。其次，東北已經完全落在日人手中，已經沒有中國政府官員，而管理中東路的蘇籍人員，不僅備受壓迫，而且不斷發生逮捕、監禁、驅逐等事，蘇聯當時已經不能忍受犧牲了，若果不對日本帝國主義讓步，不是日蘇發生衝突，便是蘇聯白白犧牲了這條鐵路的一切權利，他們認爲這是帝俄時代用俄國人民的血汗建築的鐵路，絕不能隨便犧牲，因此，才將中東路出

讓的這件事，在今天看來已成過去。事實上，中國不僅東三省連熱河甚至華北都將淪爲異域了，還有什麼話好說。

總之，蘇聯對中日問題的態度是無可非議的。

此外，對中日問題，同情中國的，還有許多弱小民族國家，他們是誠懇的，堅決的，國聯大會中的情形，已經證明過這種事實了。

自學習題

- 一 英美對遠東的根本態度怎樣？
- 二 英美的態度爲什麼不一致？
- 三 日德爲什麼要結成同盟？
- 四 日意間有沒有矛盾？
- 五 誰是真心同情中國的？

第八課 中日問題與太平洋

老實說，中日問題，並不單是中日兩國的問題，而是一般所謂太平洋問題，至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個，這是大家所不能不承認的了。幾年來，中日問題的糾紛愈嚴重，太平洋的海水也就愈加洶湧，於是有人說『不太平的太平洋』到底爲什麼會弄成這個樣子？牠的危機在什麼地方？有沒有方法來解救？我想這是大家所關心而且極欲求得解答的吧？

一 太平洋爲什麼不太平？

太平洋之所以不太平，不待言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在作怪。我們已經明白指出，幾年來，日本侵略中國，圖霸東亞，把所謂太平洋的「均勢」早已破壞了。

什麼是太平洋的『均勢』呢？這是說，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帝國主義又恢復了牠們在遠東的勢力，而且增多了美國的競爭。牠們要保持各自的利益，把目標全集中到中國問題上。牠們決不願任何一個帝國主義，獨占中國。前面我們提起過，那時候，日本乘歐戰的機會，已在中國橫行霸道，中日問題成爲各帝國主義非常注意的太平洋問題。英美爲了要防止這匹無鞍的野馬，就打出一個主意，用與太平洋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帝國主義）的力量，來制伏日本。這樣，便產生了一九二一——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大家簽訂了兩個最重要的條約：一個是華盛頓海軍條約，一個是九國公約。前者是世界三大海軍國關於海軍競爭的限制，所謂英、美、日、五·五·三的比例，是說英、美一面並駕齊驅，一面共同對付這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當時日本雖然知道這無異是加在牠頸上的鎖鏈，但是却無法反對，忍氣吞聲地簽了字。此後十年的太平洋，就以這個條約做基礎，得以保持帝國主

義軍事的「均勢」。

後一種條約，是由英美日法意荷比葡和中國九國簽字，最主要的是前述尊重中國的獨立與主權，而美國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也正式規定在第三條中。這個九國公約，實質上就是各帝國主義要避免彼此的衝突，保持大家在太平洋上政治的與經濟的「均勢」。自然，主要的是防止日本獨占中國。

靠了這兩個條約，太平洋「均勢」的確維持了十年，雖說在這過程中，牠們是各人運用奇謀妙計在中國佈置自己的勢力，攫取中國的各種權利，但表面上總算沒有走出這兩個條約的範圍。

除了這兩個直接維持太平洋現狀的條約外，還有間接影響太平洋安全的國際條約。一個是國際聯盟的盟約，這是戰後一般帝國主義維持世界「均勢」的武器，其重心雖然偏重在歐洲方面。另一個是一九三〇年在倫敦訂立的海軍條約，這

個條約是補華盛頓條約的不足的，因為華盛頓條約僅僅規定關於主力艦（即戰鬥艦，航空母艦之類）的限制，倫敦條約是關於輔助艦（即巡洋艦，潛水艇之類）的限制，而且包括英、美、日、法、意五國。

有人說，戰後帝國主義的『均勢』就靠這些條約來維持。所謂『條約的神聖義務』就是說誰破壞了這些條約，誰就是戰爭的挑撥者，而誰就應該受到共同的制裁。自然，太平洋的形勢，東亞的和平，一部分也是這樣維持下去的。

但是從華盛頓會議時算起，十年以後，情形就大變了。日本帝國主義首先發動了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這無異撕毀了九國公約，破壞了中國的獨立與主權；一九三三年牠又退出了國聯，不受國聯盟約的約束了；接着牠又於一九三四年正式宣佈廢止了華盛頓條約（這個條約於一九三六年滿期，但規定締約國如不在滿期兩年前宣告廢止，則繼續有效）。一九三六年牠退出倫敦會議後，於是戰後一

切直接間接維持太平洋『均勢』的武器——條約，都被牠粉碎了。這是說，日本在幾年來中日問題的發展過程中，逐步的增強牠獨霸東亞的勢力，形成一匹無拘無束的怒馬於是太平洋在牠橫衝直撞的蹂躪下，自然也就不會『太平』了。

二 太平洋的危機在那裏

日本破壞了各種條約，造成不太平的太平洋，這是事實；但是太平洋的危機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毫無疑義，擾亂太平洋安全的正兇是日本帝國主義，然而給擾亂機會與日本的，却是在太平洋有密切關係的英美，是英美對外政策的蹩腳和牠們自己所打主意的錯誤。顯然的，帝國主義的矛盾，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一天，牠們的火逆就終難倖免。在太平洋上，一盤明棋是英美日帝國主義的龍爭虎鬥。日本侵略中國是這

個爭鬥的開始。中日問題不斷發展，太平洋的危機就越加擴大。幾年來，英美雖然沒有直接以兵戎和日本相見，可是牠們暗中的戰爭却在不斷地進行。事實最明白，日本在侵略中國步步勝利後，牠在太平洋的聲勢，已經超過了英美，牠從自命爲『負有維持東亞和平的使命』到『唯一安定東亞的勢力』，不僅是表示獨占中國，排斥英美在華的權勢，牠已經用日貨傾銷的方法，攻入世界市場，特別是向英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作無情的競爭。所謂英日的經濟衝突，到處都能看見，而牠對於美國，不僅積極在南美洲各國活動，要衝破美國的『門羅主義』，就連美國在太平洋的根據地——菲律賓、關島，日本也進行政治進攻和軍事包圍了。所謂日美的政治對立，確是有目共觀的事實。

對於日本這樣狂暴的政治、經濟的鬥爭，英美並沒有作直接有效的對付。牠們只提到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等等空招牌，却不切實去執行這些條約上的義務。換句

話說，牠們並沒有用過政治經濟的直接鬥爭方法對付日本，沒有引用條約中的制裁方法去阻止侵略。所以我們可把這一點，說是英美對外政策的錯誤。而且牠們還有更大的錯誤地方，那就是牠們盲目地走着軍備競爭的路線，想把戰爭作爲最後的手段，來決定帝國主義的雌雄。這件事本不足爲奇，因爲那是帝國主義的本色，但是事實上這却鑄成了千古的大錯。

美國說英國不能和牠採取聯合的行動，似乎只好走各自擴張軍備那一條路；而老奸巨滑的英國紳士，却把維持大英帝國現狀的計劃，完全放在武力上。事實告訴我們，英美並不是不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個兇惡的傢伙，會打擊他們的勢力，可是牠們要把自己變得更加「兇」，以便「以毒攻毒」。因此，牠們就埋頭硬幹，盡量在發展軍備上用功夫，把其他一切可能保障東亞和平的方法都置之不顧。我們說，今日愈形嚴重的太平洋的危機，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裏。

這危機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呢？在日本方面，只看牠每年軍事預算驚人的增大便能明白。日本陸軍省和海軍省，今年一個新要求，明年一個新計劃，林內閣時已經把各部門都編製成『準戰時的體制』了。而針對着日本的瘋狂備戰，英美也同樣作拚命的造艦競爭。據調查統計，英、美、日三國的海軍軍力可列表如下：

| | 英國 | 美國 | 日本 |
|------|---------|---------|------------|
| 主力艦 | 一五(二) | 一五(二) | 九(一—二) |
| 航空母艦 | 八(五) | 四(三) | 六(五) |
| 重巡洋艦 | 一九 | 一五(三) | 一一 |
| 輕巡洋艦 | 三六 | 一〇(九) | 二四(五) |
| 驅逐艦 | 一六九 | 二二三(五九) | 一〇〇(三八) |
| 潛水艇 | 五一 | 八四 | 五七(一六) |
| 總計 | 二九八(八六) | 三四一(九二) | 二〇八(六五—六六) |

(括弧內數字係將造或擬造之軍艦)

上表中所示英美海軍軍力，雖然不是全部用於太平洋上，但是牠們在太平洋已經積極佈置軍事了。美國連年在夏威夷的海軍大操演，和建築海軍飛機場，在阿拉斯加佈置海軍根據地和飛機站，在菲律賓加緊設防等，不是表明太平洋危機的加深是什麼呢？同樣，英國對於牠遠東海軍的主要根據地——新加坡軍港的加速完成（原定於一九三七——三九年完成）和一九三五年舉行的海軍大操，其進攻的行程，直達中國海，這不是說明太平洋危機的擴大又是什麼呢？

總之，英美受中日問題的刺激，不在各種對日本有效的制裁方式下努力，反而進行擴大戰爭的計劃，其結果，將造成太平洋最大的不幸，自然是不言可喻的了。

三 怎樣才能保障東亞和平

東亞的和平，已經被日本軍事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破壞了；太平洋的危機，已

被英美的備戰狂所造成了。一切過去所謂維持『均勢』的條約也都完全失效了。在這裏，我們要問，爲什麼這些條約會一被破壞便沒有作用呢？東亞的安全與和平，還能不能保持得住呢？要怎樣才能保持呢？這裏，想分別來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要明白，所謂維持『均勢』的條約，牠的性質本來就是侵略的。牠的目的，第一是維持帝國主義的『均勢』，使彼此暫時避免利害突衝；第二是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要牠馴服地忍受宰割。所以，當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擴大的時候，這種條約就必然會被破壞，九國公約的發生與毀滅，不是最好的證明嗎？因此，我們認識了，要靠帝國主義來保障一個半殖民地國家的安全是不可能的；同時想靠一部份帝國主義與另一部份帝國主義的對立來保障和平，那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帝國主義與戰爭，是從一個娘胎裏生下來的雙生子。

其次，我們應該明白，今日的世界，已經和大戰前不同，世界的形勢，已經多了一

種對立的關係，蘇聯的成長，已經成爲一個足以與資本主義世界對抗的強大國家。無論在歐洲，在遠東，牠的影響都是非常重要的。蘇聯是太平洋的一分子，因此，太平洋問題，必然牽涉到蘇聯，不像以前只是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間的奪取霸權和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關係那樣簡單了。這是說，太平洋的國際關係多了一個新因素，也正因爲多了這個因素，太平洋的問題就更加複雜；同時，要解決太平洋問題，也非包括一切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國家在內不可。

因此，第三，我們當注意，如果安全與和平是大家共同需要的，那麼，只有大家向着這個目標共同努力，就是說只有集合大家的力量來對付破壞安全與和平的侵略者，然後才會發生實際上的效果。換句話說，就是要建立『集體安全制度』。

根據上述幾點理由，便不難明瞭所謂九國公約爲甚麼在日本破壞後連一點作用也不會發生，同時，太平洋的危機也隨之而增大了。

在這裏，我們不怕重複，一定要再加強調的，就是『集體安全制度』之所以能發生最大的作用：第一，因為牠的本質，是根據『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則；第二，因為牠的目的，不是侵略的，是防衛的；第三，因為牠的立場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凡是參加集體安全制的國家，都是站在於自己有利的平等地位；第四，因為牠的力量是多數的，這種集合的力量，不要說足以抵抗一個侵略主義，甚至可以抵抗幾個侵略主義的聯合勢力。

但是，集體安全也有最容易令人誤解的地方，以為這不過是一種軍事同盟的新名詞，實際上是反而會促成戰爭的。英國保守黨政府就抱着這種想法。所以英國至今，無論在歐洲，在遠東都沒有促成建立集體安全制度的決心，因而東西方侵略主義者的氣焰，就愈來愈高漲了。

另外還有一個誤解，就是有人以為集體安全是擁護資本主義的利益的。關於

這一點，杜德（Duff）在他所著的世界政治中分析得很詳細。他指出目前世界的形勢下，第一，帝國主義列強的普遍聯合，事實上不能成立。（我們在前面已提到英美合作對付日本也沒有做到）第二，集體安全的原則，不是弭戰問題的永久解決；而是強迫改用和平的方法，來阻止以戰爭為解決各國間爭執的方法。他說：

「實在的困難，是起於把集體安全看做為一個可能的世界組織的永久制度（視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為永久的，是永不可能的，）而不視為在到新社會秩序的過渡時期中防止急迫的戰爭威脅的方法。集體安全制度實際上，是傾向於鞏固帝國主義的現存關係的，我們如果想維持集體安全制度以為世界組織的永久制度，那麼，毫無疑義的，帝國主義間發展的動力，遲早會爆發出來反對它而打倒它的，要是帝國主義在那個時期以前還未先被推翻的話。集體安全不是戰爭問題的永久解決辦法，至多是反對迫切的戰爭威脅之一

個暫時的應急方法。」（引自張弼等譯文）

我們明白了集體安全制度的意義，認為牠是一個「暫時的應急方法」現在票問，太平洋上戰爭的危機已經迫切了，是不是可以運用這個方法呢？

毫無疑義，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度，是目前保障東亞和平的一個有力的武器；而且牠的條件，事實上是已經具備了。東方侵略主義的日本，不僅是準備孤軍作戰，而且是和西方侵略主義的德意有了呼應了。不光是加緊侵略中國，準備進攻蘇聯，而且是威脅了英美法等國以及危害了太平洋上一切弱小國家了。假如這些被日本戰爭行進的威脅的國家能夠建立起集體安全制度，不待言是會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最有力的致命打擊。太平洋的集體安全，是大家迫切地需要的了。

九國公約，一切由帝國主義主持的維持「均勢」的條約都被破壞了，這是只有用建立集體安全制度來解救太平洋危機的時代了。中國要想逃出侵略者的

天羅地網，應該一面自己抵抗侵略，一面促成英、美、法、蘇迅速建立這種制度，然後東亞和平，才可能保持得住吧！

自學習題

- 一 中日問題與太平洋的關係怎樣？
- 二 九國公約是什麼東西？
- 三 英美採取什麼方法來應付太平洋問題？
- 四 什麼叫集體安全制度？
- 五 東亞的和平還能保持嗎？

第九課 現階段的中日問題

這裏所謂現階段的中日問題，是指從去年八月綏遠抗戰時起一直到現在止，中日雙方發生的問題而言。因為在這個期間中，無論在中國，在日本，甚至在國際間，都發生了新變化。中日問題在這個期間，也表現出一個轉變的新趨勢。爲了便利說明起見，我們可以分爲下列三項。

一 走上新階段的中國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就在日本任意宰割下過着一天比一天更殖民地化的日子。國土的淪亡，主權的喪失，已經不可以數量計。雖然其間也不斷發生過好幾次的局部抗戰，給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但是痛心的結果，不僅沒有得到最後的勝利，反

而多訂下了一些喪權辱國的條約。這是說，在綏遠抗戰沒有爆發以前，中國對日本完全是屈辱的，馴伏得像一隻羔羊。不過，由於無數次悲痛的教訓，中國的人民及中樞有識之士，都相信除了和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外，再也沒有救亡圖存，復興中華民族的方法了。而在這些血淋淋的教訓中，更深深地認識了，除了全國停止內戰，以舉國之力一致對外外，實在也沒有第二條生路可走。事實明白告訴我們，一九三六年來全國人民救亡運動的熱烈與展開，就是奠定中國踏入新階段的基礎，六月間西南事件在全國反對內戰的情勢下，中央採取和平解決的方法，就是展開中國踏入新階段的序幕。其後，在中日雙方談判成都北海等事件的交涉中，全國人民一致督促并擁護政府作不妥協不喪權的外交，使川樾（日本駐華大使）與張（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七次會商不得要領而致談判停頓之後，中國全國上下一致努力團結禦侮的精神，更加鞏固起來。到了日本帝國主義嗾使蒙偽軍進攻綏遠，傳

作義、將軍報以堅決的抗戰獲得勝利時，中國就正式踏入一個新的轉變階段了。

這個新的轉變階段，最基本的特徵，是一洗過去不抵抗主義的奇恥大辱；同時更表示出幾個重大的意義：

第一、在軍事上，由於綏遠抗戰的勝利，不僅是擊退了蒙偽軍，而且收復了百靈廟和大廟子（這些地方是日本在察哈爾製造偽蒙的老巢）因而證明「唯武器論」和「三日亡國論」的不正確。

第二、在政治上，表現出能由對外抗戰發展到全國統一的局面，使「攘外必先安內」的理論失却根據。最顯明的事實，是全國人民援綏運動的摯熱，募捐、贈衣慰勞的踴躍；和國內各實力派停止自相殘殺的內戰，一致擁護中央領導抗日的呼籲。

第三、在外交上，特別是對日外交，增加了不少的威信與勇氣，使唱言「弱國無外交」論者，因此幻滅。這只要看日本對華政策由「強硬」轉變為「軟化」的態

度上便能明白。那時，日本有田外相積極提出由所謂「外交途徑」以解決中日問題的建議，而中國方面，却說要「站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才能進行談判，這簡直是從發生中日問題以來，中國對日外交表示「強硬」態度的第一次。

第四，在影響上，特別是對於日本，不僅加強了日本人民反法西斯侵略主義的信心，而且使日本統治者內部的意見也愈加紛歧。後來，日本第七十次議會中的政戰，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結果推翻了廣田內閣。

以上幾點，是說明在綏遠抗戰形勢下，發生與中日問題極有密切關係的幾件事實。不過這些事實，雖說已經打開中國的一線曙光，然而其中的遺憾仍然多得很，所以只能說那是可能復興中華民族的一種「預兆」，或者說那是中華民族更生的第一個階段。

繼續遠抗戰精神與全國人民擁護對外抗戰的熱情，去年年底爆發了西安事

變。這件事變意義的重大，真如蔣委員長夫人宋美齡女士所說：『實關係全民族最重大之問題』（見西安事變回憶錄）。很顯然，這次事變如果不能達到和平解決的目的，中國必然陷於更混亂的局面，而且必然擴大為完全消滅國力的大規模的內戰。其結果，不僅使四萬萬同胞所希望的統一永無實現的可能，而且顯然地給日本以最好的侵略機會，使中國迅速變成和台灣、朝鮮一樣的殖民地，至少，華北全部是不免要重蹈東北的覆轍了。

所幸，多數真能為國家民族利益設想的黨國諸公，在民衆一致擁護國內和平統一的推進下，使事變得以迅速解決，蔣委員長安然返京；接着於一月十五日召開三中全會，政府也局部改組，以王寵惠任外交部長。而三中全會決議案及宣言中，有幾個要點，很值得我們注意。

一、在對外國策上，宣言中說：『假使和平之期猶未完全斷絕，吾人固願在確

守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之原則下，求其初步之解決，使匪僞失其依附，主權克臻完整……』又說：『其他國際關係，自當循和平之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

這種表示，雖說還不具體，但至少在对日問題上已經一反過去的政策，指出今後解決中日問題的一條途徑。這與全國人民希望一致對外的意思，可說是大大地接近了一步。而對其他國家，指出『循和平之路線，』實與人民要求政府採取聯合英美法蘇的外交政策相吻合。這也是間接對日強硬的一種表示。

二、在對內國策上，宣言中說：

「至於對內則和平統一，數年以來為全國共守之信條，蓋必統一，然後可以建設現代國家，以當救亡圖存之大任，必和平，然後人人皆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馴致於真正之統一。和平統一之目的在集中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之力量，以排除當前之國難，且進一步踏入民權主義之大道。」

而在全會中又確定：『組織民衆和訓練民衆，俾得共同參與建國之大業。』同時對於開放言論，團結國內各種立場不同的派別等問題，都已提出。

這又是說，人民日夜祈禱的停止內戰，和平統一，與所爭取的憲政制度的自由，都有了新的進步。

此外，並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實踐孫中山先生遺囑，完成憲政。全會宣言說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共資遵守，蓋不惟團結民衆，於此得具體的表現，而民權主義，亦將於此得其基礎也。」

綜合這幾點，我們不能不認爲是中國正走上了新階段的發展過程。這個向着新前途的發展，是經過西安事變才把牠確定起來的。所以這個時期的特徵，是開啓了對外抗戰的門戶，闢出了對內統一的途徑（即用停止內戰實施憲政的方法）。直到現在，還是在這一過程的行進中。我們也可以說這是第二個階段。

毫無疑義，中國只有在新階段中再進一步，才能真實地復興起來，才能澈底解決幾年來積如山重的中日問題。因此，完成這個新階段的使命，還留下一個未來的第三個階段。這個階段的重心，自然是寄託在快要到來的國民大會上。換句話說，從綏遠抗戰到現在，中國的發展，固然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但是中國過去遺留下來的黑暗勢力，還有障礙前途發展的地方。國民大會是否能完成牠所應負的使命，就要看從三中全會以來，是否向着實踐對外抗戰的行程上邁進；和是否根據民權主義的原理，貫徹實現憲政的主張。關於這一點，希望政府與人民兩方，都能隨時注意到。然後才不致使已經走上新階段的中國，功虧一簣，使國家民族陷於永難復興的境地，使中日問題更加嚴重起來。

二 日本往那裏走

綏遠抗戰以來，中國是走上一個新階段，轉變了過去一貫的政策，啓示了中國復興的預兆。同樣，在這個階段中，日本也走上一個新轉變階段，不過，牠對中國不僅沒有變更一貫的政策，反而變本加厲起來。因此，我們就有提出來說一說的必要。

在前面第六課中，我們已指明，日本政治的機構在法西主義與自由主義不斷的鬥爭中，愈趨右傾，這種右傾法西化的過程，必然加強侵略主義的作用。我們只要看日本對華政策的步步加緊，就能明白，雖然在表面上已經緩和了許多，但實則那是所謂『笑裏藏刀』的政策。

這裏，有幾個要點，似乎應該提出來：

第一，在這個階段中，日本的內政，發生很大的變化。這變化本來是可以向兩方面轉；不是走愈加法西化的路；便是日本的民主自由能得到保障的勝利，但不幸是走向於前面那一條路了。然而其理由又在什麼地方呢？

事實很明白，綏遠抗戰爆發，中國對日外交，也同時轉強，於是在日本國內發生了攻擊政府對華政策的論爭。這種論爭，不僅表現在日本民間，而且爆發於統治者內部，除政黨攻擊之外，許多大財閥也深表不滿。到了今年一月第七十次議會開會時，議會議員，如政友會的濱田，民政黨的櫻內，都大聲疾呼，非難廣田內閣的一切政策，特別是對內的財政政策；對外的對華對蘇政策。所以這個時期，我們看出在日本的政治上，有一種比較好轉的傾向，至少，廣田內閣是被打倒了。這就是說，法西勢力與反法西勢力正開始踏入一個新階段，而其關鍵，中國的抗戰可說是一個最有力的推動因素。假如說，中國的抗戰運動，能夠繼續加強，則日本軍閥與財閥的矛盾還要擴大，軍部與政黨的政爭還要加深，在那種形勢下，日本大眾，自然更有機會起來反對法西化的政府了。但是，不幸得很，中國的決心，並未完全表露出來，而日本又採取外交的進攻（即用親善、提攜等口號來「軟化」中國政府），使中日問題不致

日趨惡化。因而才產生了林內閣。

林內閣時期，是日本走上新階段的第二步。是日本政治很鮮明的一個過渡時期。他雖然解散議會重行選舉，但政黨的反政府態度却愈加堅決。就是說，這次政戰關係於獨裁與民主鬥爭的勝敗，而能給與極大響影的，要看中日問題發展的程度如何。顯然的，林內閣是在軍閥的刺刀下討生活，是在財閥及政黨的代表反對下過日子。前者鼓勵他把國內的統制加強，編成『準戰時體制』；而後者却要他打開中日的僵局。因此，結成藏相是賣力做前一種工作；佐藤外相是拚命走後一條路線。果然，當中國外交部長提出須站在平等互惠地位才能開談判的時候，佐藤又再唱『經濟提權』，同時，也不放棄『廣田三原則』；他要中國默認『既成事實』，連冀東偽組織也不肯取消。立法院孫院長批評得最好：『搶的不談，要的合作』，真是一語道破了佐藤外交的內幕。同時，佐藤又重提『萬邦協和』的口號，有人認為這是

幣原以來從未聽過的。他用這個口號，目的是在緩和英美，要英美不積極爲中國撐腰，因爲中國自西安事變至三中全會，中英關係的確加強，日本報紙，公開說中國『英美派』抬頭，排斥了『親日派』，所以佐藤就非先阻止中國與英美接近不可，同時，也就是防止中國與和平陣線勢力的聯合。在佐藤外交的誘惑下，中國雖然沒有像以前那樣馬上『上當』，但是却也沒有增強反對日本的侵略；而英國在日本『大不列顛華南』的誘惑下，居然動搖起來，大開其日英談判。從這種情形看來，佐藤外交只得到局部的成功，正是因爲他沒有得到完全的勝利，國內的統制又復加緊（如設置所謂統一國策的企劃廳），政黨在選舉勝利後，雖然表示出日本人民擁護民主政治，反對法西獨裁，使林內閣終於辭職；然而專橫的軍部，沒有在中日問題上受到最大的打擊，依然可以加強他們的統治勢力，但却不能不稍爲顧及財閥的反感。這樣，西園寺老公，才抬出近衛文磨作繼任的首相。

日本政治到這時期，已經踏入第三階段，這階段決定日本的前途，是轉向於純法西化，抑是民主政治得以保持。這是針對着中國是走向復興抑是趨於滅亡一樣的重要。近衛內閣，在表面上是溫和的，他個人過去的調和態度，無論軍閥，財閥，政黨都通得過的地位，來支持這決定日本前途的局面，也是決定中日問題前途的局面。事實告訴我們，近衛的政策依然是加速法西化，林內閣時代的一切方針不特沒有改變，更是將具體化了，而起用廣田做外相並兼長企劃廳，是表示日本對中日問題，更採進一步的侵略政策。無怪，近衛上台以後，日本財界與政黨都說『出乎意料』與『預期的理想』背道而馳。截止目前為止，日本在組織法西新黨運動之下，努力消滅民主政治的工作了。不過日本人民與既成政黨的反法西鬥爭也走上最後的階段了。

日本往那裏走，是與中國有密切關係的。如果中國在這決定生死存亡的最後

關，頭還不能認真走上正確復興之路，不實踐三中全會的對外抗戰主張無疑的，日本右傾勢力會佔着上風。那麼，中國所遭遇的危險，必然是更加可怕了。

我們指出這些，是說中日雙方，在現階段都各自走上轉變的過程，這過程是決定今後中日問題最主要的關鍵。眼見察北日僞軍又進攻了，我們還能再希望和日本帝國主義妥協以造成更嚴重的局面嗎？

三 國際關係的演化

綏遠抗戰以來，國際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最主要的，是日德意相互成立了同盟外交，這是說東西方侵略主義，已聯成一氣，組成了一條侵略陣線，進行佈置破壞整個世界和平的陰謀網。

本來，日本在綏遠抗戰爆發的時候，牠已陷於國際孤立的地位。牠對於遠東有

密切關係的英、美，失去他們的信心，而中國國內和平統一運動的展開，英、美兩國確實也盡過不少的力。這樣，除了迅速與西方侵略同志聯合起來，牠的前途實在頗有問題，特別是對於中國的侵略，英、美派一旦得勢，則親日派自然無能爲力，不說新的理想無從實現，恐怕連「既成事實」也要受到威脅。與德、意同聲一氣，在外表上聲勢既可以爲之一振；在實際上還可以通過德、意關係，在中國扶助親日勢力，這不是一舉幾得嗎？這裏，只須舉出一個例子，便能明瞭。當佐藤改善中日關係的主張響徹雲霄時，華盛頓方面曾有這樣的論調：

「佐藤外相主張改善中日兩國關係，美國政府自所贊成，惟日本態度轉變之真意，恐在鞏固日、德兩國之諒解，其主要目的似爲消除日本與中國作戰之危險……中國政府此際正擬造成全國大團結，借以抵抗日本之威脅，故日本乃乘機向中國提議訂立新友好條約，俾使中國不受莫斯科之影響。」

這是說明，日德同盟，其意義不僅在進攻蘇聯，主要目的，在打擊中國的大團結，使不致爆發對日抗戰。同時，也是阻止中國循國際「和平之路線，力謀友誼之增進。」很顯然，中國當時，已有與英、美、法、蘇親近之可能傾向，而日本與德意勾結後，更促進中國向着和平陣線的方向邁進，實際上反而使日本陷於孤立的地位，甚至連英國也無法驅住了。

日德意同盟成功後，雖使國際關係起了一大變化，世界為和平而努力的國家，固然也增進了一些聯繫的作用，不過，這種聯繫還沒有達到緊密的階段。其中英國的態度，最為模稜。這樣，中國也就沒有加強對外關係，使足能與日、德、意抗衡的和平勢力聯合起來。

中日問題發展到這時候，其決勝點已經非常顯明。而照上述情形看來，日本利用當時國際關係的新形勢，加強了牠自己的地位；而中國却沒有善於利用機會，鞏

固自己的實力，就在這種一得一失之間，與日本侵略者很多便利。我們深知日德同盟在日本方面原出軍部的主張；日本一部分的財閥政黨，都表示非難的意見，第七十次議會中，濱田曾以『最近政府成立日德防共協定對於國內外釀成多數誤解』提出質問，正是表明如果當時國際間能給日德同盟以有力的打擊，軍部的地位一定會發生動搖；但是事實上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後來佐藤還是說要推進日德反共協定，於是日本軍閥的氣焰更爲高漲了。

總之，中國與日本，現在仍各在走向新階段的途中進行，而國際關係，侵略勢力與和平勢力已明白地劃出了一條鴻溝。中國爲了牠本身的利益，與獲得發展前途的有利條件，是應該詳加放慮，迅速地『擇其善者而從之』，那才是真正達到復興目的的一個有效的助力。

自學習題

- 一 中國是否走上了新階段？
- 二 中國要怎樣才能統一？
- 三 日本對華政策真轉變了嗎？
- 四 日德同盟的作用在那裏？
- 五 中國應該怎樣利用國際關係？

第十課 中日問題的前途

上述九課中，雖說沒有把中日問題講得一清二楚，但是大體的輪廓總算劃出來了。問題的發生及其發展，問題當事者雙方的演變情勢，甚至環繞在中日問題週遭的國際關係，都算作了概要的說明。這樣，至少使我們對於這篇新賬，可能提出充分的理由來算牠一下了。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算法？和能否算得一個水落石出呢？這倒是現在急於需要解決的問題吧！

一 中日問題有解決的可能嗎

我們知道任何問題，牠既然有產生的原因，也必然有解決的結果。中日問題，儘管愈來愈嚴重，但除了傻子，誰都不會說那是沒有法子來解決的。根據前面的分析，

的確可能找到不少的解決方法。問題只在中國方面，是不是會認真『幹』一下吧了！

有人一定會懷疑，『幹一下』這話怎麼講呢？中國這樣弱，怎麼可以『幹』？『幹』起來恐怕不特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把問題擴大，這是絕對不可以的。因此，只有首先求得恢復中日正常關係的路徑，然後才能達到解決兩國糾紛的目的。

根據這個理由，於是產生了幾種妥協的主張：

第一種主張，可以叫做『親善論』。這是說，『冤家宜解不宜結。』照這種主張，其目的是希望日本不要迫人太甚，應該想到中日兩國是『同文同種』的兄弟之邦，而且中國是以極誠懇的態度，願意和日本講和平解決糾紛的辦法。而這種主張，大概以下面幾種理由做根據：

A、日本帝國主義雖然雖蠻橫，但在攫得中國大批領土主權之後，必能心滿意足，

定可『一時小康』(田中語)這樣，可能停止繼續向中國進攻。

B. 近兩年來，日本方面已有了『覺悟』，不是常常放出中日親善的空氣嗎？這種機會，真可謂『千載一時』，不容輕易放過。試想一個弱小的中國，硬要和一個強大的日本碰，其結果就無異『以卵投石』，實在不合算得很。

C. 中國是禮義之邦，過去『以德服人』的歷史實在多得很。而『和平忍讓』爲幾千年來立國之本。既然非難人家不應瘋狂地發動戰爭，難道自己也能跟着不講道理去蠻幹一場嗎？日本方面懂禮的人並非沒有，他們是一定會擁護『親善』，阻止擴大侵略的。

不錯，這真可謂條條有理，但綜合起來，不外兩點，一是站在講『人情』的立場；二是希望日本能講『人情』。我們一開始就說過，要帝國主義遵守國際道義，那無異是痴人說夢。事實上，日本的所謂『親善』，顯然是另有作用，包藏禍心的。牠不

僅是希望中國和牠親善，而且希望親善到成爲一體——成爲日本的殖民地。所以中國人如果主張用親善方法來解決中日問題，就是想做和日本帝國主義一鼻孔出氣的辯護人。

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日本現在是在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又說：『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這是中山先生在『九一八』前七年說的話，那時已經證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國家講親善定全是鬼話；何況近幾年來的情形更加悲慘呢！

第二種主張，可以叫做『提攜論』。照這種主張其目的是希望日本從大處着眼，不要一味蠻幹，應該根據『共存共榮』的原理，好講好商量地從經濟的利益上來解決中日糾紛。這也是和『親善論』站在同一的出發點上。而這種主張的根據，

不外下面幾種理由：

A. 要想澈底避免日本的侵略是不可能的，只有用別的緩衝方法才能求得日本的諒解。日本進攻中國不外攫取經濟的利益，因為日本是個原料缺乏的資本主義國家，確實『情有可原』，而中國也需要別人幫助才能開發富源。假如給予這方面的滿足，不是雙方都有利嗎？

B. 日本加緊進攻中國，原出於日本軍閥的一意孤行，日本財閥資本家，不是常常也反對軍事侵略嗎？如果能從拉攏這方面的人下手，他們一定能滿意去牽制軍閥，這樣中日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C. 中日經濟提攜的口號，是由日方放出，由此，可知牠們到了這時候，已經很有『誠意』，不願再將問題擴大。假如錯過這機會，雙方再也不能有調解的可能，這樣中國的前途，更是不堪設想了。

的確，這種主張也很能言之成理。但是問題却不是一方面的希望，就能解決的。日本爲什麼倡言經濟提攜，我們前面已經分析的非常明白。牠不是『誠意』或『不誠意』，牠唯一的目的，要做到『工業日本農業中國』，而牠所採取的辦法，是要把中國的一切經濟命脈都操縱在自己手裏，以便隨意宰割中國人的經濟生命，這樣發展下去，中國不是在不知不覺中就做了日本的殖民地了嗎？所以這種主張，是中國比較有錢的人的一種幻想。實際上是錯把日本的資本家，當作普通的商人，以爲可以做一筆生意，在生意中使牠『利達三江』，必能於願以足。這種幻想，不必舉出多的例子來駁斥，只要看日本對中國的『走私』猖獗，就會明白，難道『走私』也是軍閥幹出來的嗎？因此，主張『提攜論』者，實無異『認賊作父』。

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指出經濟侵略，是無形的，比起有形的武力侵略還要毒辣。一個不當心，做了殖民地不說，竟連飯都不得着吃了，因爲什麼營養的資料，都

被侵略者吸得一乾二盡了。

第三種主張就是『外交途徑』論。這種主張與『提攜論』差不多，不過性質稍爲不同。牠的目的，是希望日本能以『獨立國家』的立場來看待中國，按照一般慣行國際公法，用外交手段以達到解決兩國間的糾紛。這種主張所根據的理由，也有三點：

A. 中日兩國的糾紛無論嚴重到怎樣一個地步，但雙方始終沒有『宣戰』，沒有斷絕過外交關係。遵照國際法，是應該走『外交途徑』來解決問題的。

B. 在事實上，許多事件，也全靠外交關係來維持局面，如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等等，假如不靠外交，恐怕中國早已滅亡了。換句話說，外交途徑是調解日本軍事進攻的最有效的辦法。

C. 日本的穩健派，都不願意使中日發生戰爭，日方不是隨時都提出外交解決

懸案的辦法嗎？假如能善用這種方法，穩健派必能打擊急進派，然後中日問題才能有解決的希望。

這些理由，的確非常中聽。但是事實又怎樣呢？以前迭次的外交失敗，姑且放下不說。單看林內閣時代佐藤對華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最溫和的表示了吧！他說：『中日問題目前既陷僵局，只有日方改變方法，另從新起點着手，方可解決。過去一切應付東流，重新以平等地位進行談判。』然而問題又發生在這個『平等地位』，中國如何能和日本談立於『平等地位』呢？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的關係，永遠是不能『平等』的，中山先生已經一再警惕過我們。那麼，中日兩國既不能言『平等』，則走『外交途徑』之路，必然『此路不通』。而希望日本穩健派能助中國一臂，那無異求強盜幫忙捉賊，連美國也上過大當的了。（見第七課）

由上述各種主張看來，都是站在一個立場，主觀上犯了希望日本轉變的毛病；

而客觀上又恰好是落入日本佈置的陷阱。換句話說，中國總是幻想能和日本妥協，而日本却步步加緊進攻。這樣，中日問題當然永無解決的希望了。

是又不然。我們應該明白，中日問題至今沒有走上可能解決的階段，其原因在於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這個核心在那裏呢？一句話，在主觀上沒有認識清楚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絕無止境；在客觀上，沒有執行抵抗的政策。因為要解決的中日問題，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際」問題，是幾年來失去幾千萬方里土地，和無數主權的問題。這問題是在日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進攻形勢下，而且是在軍事的保證下造成的。所以要解決中日問題，就非中國能用鐵血主義，掃除這軍事的因素不可。在目前，不僅是抵抗新的侵略就算能解決問題；而且必得要進一步收復失地和廢除幾年來喪權的條約，然後中日問題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決。

我們說上述幾種主張，都不能解決中日問題，就是根據這個理由。上述幾種主

張，可說是從文化、經濟、政治幾方面都着眼到。然而缺乏一種決定實現上述主張的條件，即沒有以實力作最後的担保。再說明白一點，沒有『以血還血』的辦法，即使上述主張，不失為解決局部問題的途徑；然而結果無法使其實現，一切對於日方的希望與幻想，依然在日本軍閥的壓力下消滅了。事實這樣告訴我們，日本反軍事侵略的政爭不止發生一次，為什麼日本政府還是愈加西化，軍部愈是成爲『太上皇』呢？不把這點把握住，一切調整的希望，結果無異自己束手受縛，讓敵人更獲得任意宰割的便利，這正如俗話所說：『其愚不可及也！』

綜合起來說，中日問題不是不可能解決的，不過，解決問題的重心，全在於中國方面是否能做到以舉國一致的人力（包括武力、智力）財力、物力與日本帝國主義『一戰』吧了！

二 一個重要的關鍵

事實擺在我們面前，是太顯明了！日本帝國主義不達到併吞中國的目的，決不會停止侵略中國的。中國盡過一切委屈求全，以求得日方諒解的努力，但都完全失敗了。兩年前曾有人作過「敵乎？友乎？」的文章，替日本辯護說：「日本之所缺，在中國或見爲過剩，反之日本之所能供給，或適爲中國所需要。」但日本却並未因此打開中日親善的道路；接着，又有人談對日的兩條路線，主張中國退讓，說：「東北四省決非武力所可收復，」在最低限度之內，可以忍讓，可以委曲求全……」但也未能阻止日本的繼續侵略，而又在華北進兵了。這是說，擺在中國當前的只有兩條路。即「不戰即降」，而這兩條路也就是決定中國生死存亡的，也是解決中日問題的重要關鍵。走前一條路無疑是生路，而且有光明的前途；走後一條路，顯然是

死路，即使退一步說能得『苟延殘喘』，然而這『殘喘』苟延來又有什麼用呢？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都將從此永滅了。

『不戰即降』的理論，原來不是發生在中國方面，而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的代言人，直口道出。一九三六年五月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須磨，在其歸國途中對新聞記者這樣說：

『今日之局勢爲中國必須對日相互維繫，或與日作戰之二途中，選擇其一耳。』

所謂『維繫』無疑是要中國投降日本。此種『不戰即降』的形勢，本來老早就已形成，不過到了去年是再也無法掩飾了。須磨說出這句話，到也算得『快人快語』，因爲這個關鍵，正是決定中日問題的前途的所在。

這樣說，中日問題的前途顯然是有兩條路可走，就是『戰乎？降乎？』；但仔

細研究一下，實際上這裏只有一條路，是只有「戰。」爲什麼呢？因爲決定的關鍵不在於日方，全看中國的態度如何？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的根本政策——大陸政策，是絕無變更的可能，牠雖然在枝節上有時表現出多少修正的地方。所以在日方看來，要解決中日問題，決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只有滅亡中國之一途。關於這一點，今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大晚報社論，日本對華政策轉變了嗎中說得很好：

「所謂對華政策的轉變，實際上還是我們五年前就指出的那一套『糖面毒藥』的玩意兒，所以與其說它政策有變動，不如說它手段有軟硬；它一手提鋼刀，一手拿毒藥，我軟了，它提刀砍，我硬了，它進藥騙，其目的要不犧牲而吞食我，始終是一貫的。國人，國人，大家警醒，大家提防，千萬別受這毒藥的麻醉，出賣了我們從艱苦奮鬥中醒覺過來的靈魂！」

這充分證明日方只向着一條路努力邁進了。反過來看，中國是不是能夠有兩

條出路呢？很顯然『我軟了它提刀砍』這是說『軟』不得；『我硬了它進藥櫃』這是說，即使我們甘願被它驅一驅，也應該要『硬』才行。因此，一個結論，便是中日問題要想得到解決，只有中國『硬』起來抵抗任何種性質的侵略，自然『以牙還牙』是『硬』的一個最基本的要件了。

中日問題的前途，關鍵不是被日方操縱，而是由中國來把握；決定前途的關鍵，就是所以『抗戰則生』啊！

三 光明前途的展望

無論如何，鉄一般的事實證明中國四万万同胞中（除了漢奸）沒有一個不是主張抵抗侵略的；即且也只有走這一條路，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的最後危機，促進中國走上光明的大道！

然而，問題又發生了，有些人到今天還是認爲不能和日本作『戰』，就是說，中國若和日本打一仗，一定是『大敗虧輸』，『動搖國本』的。這種說法，真不知是根據什麼理由？有何『用意』？我們不必作無意識的爭長論短，一個很平常的道理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就是中國『不戰』終於也會被侵略者滅亡，何況『一戰』，還能打開一條光明的前途呢！這話不是信口雌黃，許多可能的條件，在上一課中我們已經舉出，在這裏，更想提出幾個要點：

第一，從中日雙方目前的內部看，無疑中國是佔着優勢。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國內正在走向實現憲政的過程以達到統一的目的。這一點，如能真正完成，就粉碎了日本一向『以華滅華』破壞中國統一的陰謀。松室情報說到日本今後對華工作中這樣說，『嚴密監視並排擊中國各實力派之精神團結，自立更生，由覺悟而聯合抗日。』很明顯是指中國已經有形成『聯合抗日』的條件，也就是日本最

害怕的條件。反之，在日本方面其情形却大謬不然，牠一方面雖以『舉國一致』爲號召，但在目前，不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間——即政府與人民間——的矛盾擴大，就是統治者間的意見紛歧也沒有消除。假如中國以『一致』對抗日本的『不一致』，其前途誰勝誰敗，不待言也能推測得到的了。

這個新的形勢，我們必須認識清楚，牠的關鍵是從綏遠抗戰來決定的。這就是說中國走『戰』的一條路，前途無疑是光明的。

第二，從中日雙方的國際關係看，顯然是中國的有利條件多。在目前，國際形勢已經分爲和平與侵略的兩大營壘，中國與和平營壘的關係特別密切，英美法蘇是可能站在中國方面，以打擊日本的。而這一點，也是日本最害怕的。同樣松室在情報中說：『嚴防中國當局聯蘇英美而進行抗日。』因爲在利害關係上，中國是能獲得各國的切實援助，何況還有許多弱小民族都是同情於中國的呢？反之，日本的國際

關係，目前雖然構成了日德意的侵略陣線，打破它孤立的局面，可是它們的結合並不堅固。事實上如果中日作戰，德意是不能予日本以實力援助的。何況它們彼此之間尚有許多矛盾存在呢？

國際形勢明白如晝，但是決定點却在中國。中國不能由『抗戰』的方法，以達到解決中日問題的目的，其他國家縱然有心幫忙，也因『師出無名』而無能爲力了。

第三，從中日雙方的實力看，中國也是優於日本的。雖說武器較日本爲差，然而其他方面却不知勝過日本若干倍；何況決定戰爭的勝負，不一定專恃武力，就是武力，中國也會戰勝過它，前面我們已一再講過了。在目前據專家的統計，中國陸軍有常備兵二百二十五萬人，日本祇有二三十萬人，在數量上，中國已大過日本八九倍。而在戰時，日本至多只能動員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人以上戰場，中國却可以動員一

千萬人，這是『以十當一』。不僅如此，在人的質量上說，中國的抗戰是神聖的，每個人都會爲挽救民族的危亡而拚命；日本人民則不然，牠們都是在被欺騙下替侵略者作犧牲品。因此牠們的結構比較脆弱，一擊是容易促其猛醒的。而最近一個事實這樣告訴我們：『據多倫消息：喇嘛寺之日軍香木騎兵兩大隊，日前突然譁變，圍襲日軍總部，日憲兵隊長池田及高松，均爲變兵所殺』（北平六月十八日電）這是一
個多麼有力的證據啊！

其次，就財力說，日本財政已經山窮水盡，在戰時不能支持三十五天以上；而中國則可集中全國的財力，據估計可能得六十萬萬元的支持。千家駒先生去年九月十九日在中央廣播無線電台講中國的戰時財政問題時說：『總之，祇要對外的抗戰一發動我們可以有把握的把中國支出百分之九十左右移充戰費上面，這是可以深信的。』又說：『祇要我們能停止一切內部的鬥爭，能發動民衆，以民衆爲對

外戰爭的主力軍，則非但中國的戰時財政我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中國的勝利我們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再次，說到食糧，日本不能支持三個月以上的戰爭；物質資源在戰時更是缺了。可是在中國方面，情形却大不相同，因為實際上中國是天產豐富的國家呀！（詳情請參看中日國力的對比）

這樣看來，中日作戰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日本利於『速』，中國却利於『持久』。但這裏所謂『持久』，絕不是說『準備』一定要發動抗戰以對付侵略者，前途的勝利是很有把握的。中日問題也才有解決的可能。

話說到這裏，一切都很明白，『抗戰』是中國的唯一生路，而且再也不能『等待』了。決定『抗戰』勝利的因素，也已經具備，只待中國努力完成了。擺在當前的問題，是如何去實現這些任務。毫無疑義，最起碼的有下列兩點：

第一，完成國內的統一。要達到這一目的，孫中山先生早就留下『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教，主張和平統一，同時，認為『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三中全会，也把這一點確定了。而且以實行憲政來完成這種任務。

第二，實行一致對外抗戰。要能完成第一種任務，同時就非實際做到一致對外抗戰不可。中山先生說：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

『軍閥現在已經被我們打破了，所殘留的祇有帝國主義。要打破這帝國主義，便要全國一致，在國民會議中去解決。……』

三中全会已啓開了對外抗戰的門戶。今後就要國民大會來實踐了。

總而言之，中日問題到目前這個階段，已經是中國『最後犧牲的關頭』了，而

抗戰勝利的前途，也已經有了把握了。全國同胞所希望的，所爭取的，就是這完成國內統一和實行對外抗戰的基本方法——合乎民主政治原理的憲政制度。而這種制度的成敗目前是在快要到來的『國民大會』上。因此，國民大會就成爲決定中華民族前途是光明抑是黑暗的關鍵了。

在這裏，我們希望政府，希望全國同胞，都要向着光明的方向努力邁進。政府應該恪守中山先生的遺教，採納民衆的要求；民衆應該協力擁護政府，並督促政府向光明的大道上前進。那麼，我們相信中日問題能夠得到最後的解決，中華民族能夠得到解放，在幾千年來的歷史中，一定能完成最光榮的一頁。

自學習題

- 一 中日問題是不是能够解決的？

- 二 解決中日問題的條件是什麼？
- 三 中國有幾條路可走？
- 四 如何完成中國的解放？
- 五 中國的抗戰有勝利的把握沒有？
- 六 目前應該爭取的是什麼？

後記

中日問題直到現在，已經堆成中華民族最慘痛的一部歷史。而目前中日問題仍然陷在僵局中，中日雙方都正在企圖打開這個僵局。一個新的事實告訴我們，中日問題之所以形成目前的僵局，決不是偶然的。歷史的發展過程，已經推動中國走上一個新階段。同時，日本也正踏入一個轉換期。這其間的關係，及其發展前途，是決定中日問題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因此，我們現在來研究中日問題，就不能不把握住這一點。

這個中日問題讀本，並沒有什麼大的目的，只不過想喚起大家研究的興趣，能夠徹底去分析中日問題的癥結所在，並求得一個最後的解答吧！

個人的認識能力，都有限得很，又因為在匆忙中寫成，許多好材料都沒有收集

進去。『掛一漏萬』之嫌，在所難免。這一點，還希望海內先進及讀者，能予以指正的
機會才好。

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脫稿時附記

02110

中華民國廿八年
 三月廿壹日收到

新青年百年叢書
 第一輯

◀ 續出各冊 ▶

▶ 已出六冊 ▶

- | | | | | | | | | | | | |
|----------------|----------------|---------------|----------------|-----------------------|---------------|----------------|----------------|---------------|-----------------------|-----------------------|-----------------------|
| 世界史綱讀本 方天白著 | 中國近代史讀本 吳徵著 | 新政治學讀本 吳徵著 | 中國社會學讀本 吳徵著 | 新青年百年叢書 第四冊 吳徵著 | 中國問題讀本 吳徵著 | 中國經濟學讀本 吳徵著 | 中國社會學讀本 吳徵著 | 現代哲學讀本 吳徵著 | 新青年百年叢書 第五冊 吳徵著 | 新青年百年叢書 第六冊 吳徵著 | 新青年百年叢書 第七冊 吳徵著 |
|----------------|----------------|---------------|----------------|-----------------------|---------------|----------------|----------------|---------------|-----------------------|-----------------------|-----------------------|

新青年百科叢書
中日問題讀本

每冊實價四角

著作者 柳乃夫

主編者 夏征農

發行所 上海環龍路十四號
 一册書店

印版者 民光印刷公司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57
477-15

